

NOV 24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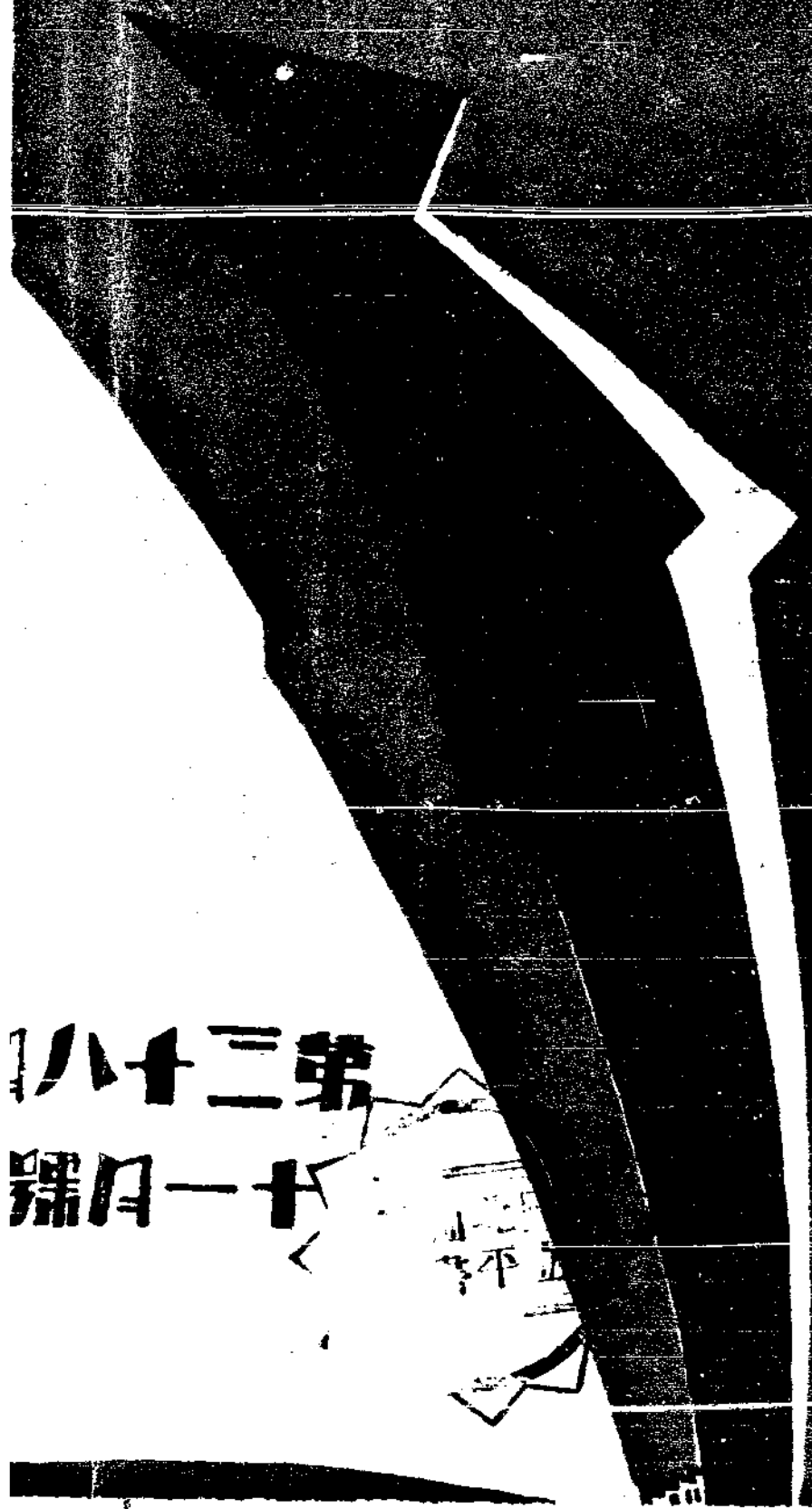


本

在

内

刊



第三十八
十一月

平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爲優待訂戶起見，特規定預訂優待辦法如下：——

1. 預訂本刊全年六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一份。
2. 預訂本刊全年十五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三份。
3.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者，贈送全年八份。
4.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以上者，優待辦法，可先函商。
5. 受優待之訂費，以收現金及匯票爲原則；郵票亦可通用，惟以九五折計算。

橄欖月刊

十一月號

第三十八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橄欖

十一月號

短篇小說

- 生路.....余慕陶(1)
- 車箱裏.....絃平(9)
- 阿哥.....裘鵬(15)
- 飛了的夢.....王開璞(37)
- 魚.....路叻紅(69)
- 支那奸細.....陳清華(85)
- 病.....錢國成(101)

第三十八期

內 容

論 文

再給文學青年……………賀玉波(29)

詩 歌

黃昏……………屈義林(27)

休息……………侯汝華(99)

詩三篇……………何德明(65)

低訴

最後的誓言

生與死

長 篇 小 說

雙子星座……………劉 心(111)

生 路

余慕陶譯
辛克萊作

親愛的——

我們要明白我們的關稅了，並且我們也要明白關稅怎樣地挖了貧窮人的錢袋而放到有錢人的腰包裏去。

政府像其他生意一樣不能不有錢。我們大家都希望政府會給我們做些公務的事體，我們大家應繳納忠正地而且公開地所計算好的稅捐。但是，我們還沒有公正的政府，且還沒有公正的社會制度；所以大家都不想繳納其應繳納的稅捐，同時征收又不一致；於是，政治家便不能不凝精費神來想出所謂「簡接稅」，這便是拿了你的錢而使你還不曉得的方法。在這些方法當中，主要的有「保護關稅」。

這又是墨金梨(美國總統)時期的一個偉大的爭點，并

且我對於那想出來欺騙窮人的競選口號，還記得滿清楚。『保護與繁榮，增進國貨，稅征外商』！我們特別地歡迎這最後的口號，我們憎恨外國人，我們應強迫他多繳捐稅——若說到我們爲什麼希望外人多拿點錢來幫助我們美國政府，這點，我們倒是無法解釋。

關稅是一種捐稅，這是向進入我們國家裏來的各項貨物征收的。保護關稅就是以提高入口貨的消費到足以拒絕外貨的競爭爲限。誰來繳納這關稅呢？入口商人繳納這關稅，但他却馬上把所繳納的關稅加在貨物底價格上面，所以關稅是征收在使用這貨物的人，即是最後消費者的身上。最後消費者便是隨時而且隨地都繳納關稅的人，關稅底影響也不過是在商品的整個行程中把牠的價格從後面推起而已。假如政府能全數收得這由後面所推起的貨價，那還不差，可惜，牠祇得了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的油和汁却都給『保護了的』工業家騙去了。

然而報紙和『老大政黨』底競選演說者却說，工人正如被保了的工頭一樣；假如不是有了關稅，那我們的工資水平便會跌到和歐洲的差不多；我們這邊的工民休息時，外國人便把他的貨物湧到我們身上來了！呀，約德 (Juad) 工人如試以關稅來改良其情況，則無異一個人以傾右囊

之錢於左囊的方法，而使其本身成爲更有錢。假如你祇注意這個人的左囊，那你會想到他正是富裕了；這便是報紙和競選演說者的言詞——唉，窮苦的工人也是一樣；因爲這問題是複雜的，工人是沒有許多時間來思索！

然而你可以看，約德，工人在有了保護的工作和領了保護的工資以後，不能不到商店裏去花消他的金錢，他以高價來購買他所要買的各种東西，因爲這些東西都從外商的競爭裏保護過來了；製造這些東西的製造家也可以來形成托辣斯和制定較高的價格水平了。這價格水平究高了多少呢？這問題的答覆並不難，價格的水平常小小地超過了工資！當我說到我們這國裏的實價工費運動時所給你的指示表，就道盡了這價格水平超過了工資的全部故事。讓我做着那『老大政黨』的例，也給你寫下這一個口號罷：

三十五年來，保護關稅已經把美國工人底實價工費減低了百分之五了！

農民又怎樣呢？農民對於他的生產品並沒有得到好多保護，却不能不以『保護了的』價格而購買大量工業生產品。拿美國的檢查報告來看罷，并且拿由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二〇年所增進了農莊抵押品來研究罷。你曉得這是最後的試驗；因爲農民是愛銀行家，所以不願意將他的土地給

銀行作抵押品的，可是主要地而且簡單地爲了經營田莊的費用是大過了所入，才剝奪了他的農莊。在一八九〇年時，我們曉得這樣的抵押品是百分之二七·一，而在一九二〇年時則是百分之三七·二了。於是，我又有一個口號給農民：

三十年來，保護關稅使農民對於銀行家的奴隸關係，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保護關稅對於我們的政治又有什麼影響呢？這問題的答覆也同樣是容易的，牠把我們的政治變成爲就要給敵對貪婪的利息所蹴踢的足球了，牠把我們的政府變成爲準備要破壳而且就要擺在托辣斯偉人的宴會上作酒餚的肥蠔了。站在立法院門口之大工業利益的運動員，腰包裏完全充滿了賄賂而羣集到華盛頓了，我們的國會議員和參議院的議員都變成爲豬槽邊的鬩豬了。我們的政治會議變成爲祕密的買賣，這兒，候補者可以在旅館的房間裏與托辣斯的經理作祕密的敘集，他們也可以出賣其莊嚴和人民的公安。當競選開始時，那保護了的利息便集中精神於籌募大宗款項——『把油抽出來』便是那時的標語，接着，我們就有紅火把的排列，又有旗幟和狂呼，最後，選舉的人好像羔羊似的羣集到選舉場了——每頭羔羊得兩元標準的價格。

約德：我對你來承認，當美國的工業還是幼稚而且需要幫助時，美國人民爲了建立初期的工業而各自征稅，那是有理由的政策。但是當這些小心地培養出來的幼稚工業已長成爲剪徑賊而打擊我們的腦袋時，我們有什麼話可說呢？一九一七年時，我們的國家曾『爲了世界德謨克拉西的安全』而走向到戰爭方面，那是愛國主義者犧牲這些保護的酬勞的時候。我從某一位財政祕書所做的報告，得了一些指示表，這些指示表說及那年他們所爭到的利潤。有一間隱藏在小心地計劃出來的關稅圍牆後面的羊毛廠，掙到了百分之一七七〇的資本，而且，約德，這還是華爾街的計算方法，這方法還會使你頭痛的，我把牠用你的計算方法來說，那卽是你建築了一千元的房子，而你拿來賣到了一萬七千七百元。掙得了百分之百的資本利息的羊毛廠，說有十七間——這卽是說股東在這一年的利息方面，撈回了他們的總投資額。那偉大的美國羊毛公司有六千萬元的資本，掙得了二千八百五十六萬〇三百四十二元。生菓和菜蔬的饋頭廠主，在關稅保護之下，所掙到的利息高至百分之二〇三二。關稅保護了的衣料和乾貨商店，獲得了百分之九八二六的利潤。有一間鋼鐵廠，又是在關稅保護之下，所得的利息竟高到百分之二九〇九九九。你會說這

應是一種笑話，但我却是從麥克多 (Mcadoo) 財政秘書所做的指示表裏引用出來的；那指示表是：公司資本為五千元，所爭的純利為一千四百五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元。那偉大的鋼鐵托辣斯，我們的千萬元的嬰孩，在兩年內所得到的利息竟超出了牠的資本了。

這些不消說是戰爭時候的利潤；但是約德我對你打賭，這樣的事還是一直幹到目前。拿很高的關稅保護了的棉織工業來說罷，牠給那一羣可憐的奴隸祇付着救饑的工資。那宏大的亞摩斯基公司織造着各種各樣的棉織品，一九〇七年有四百萬元資本，這資本慢慢就增到不計利潤都有四千四百五十萬元了。去年，這間公司掙了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一元純利，這即是掙得原資百分之七十一。或者，就拿麵包托辣斯做例子罷——這是養育我們窮巷裏的窮人的。一九二二年時，那總麵包公司的每個普通股裏都賺了百分之一一七。這個公司的股票一九一六年還是兩元的，到了一九二五年竟漲到一千三百五十元了。這樣對你又來打賭，並不是印錯了的數目——牠同書寫的一樣正確。今天的晨報，我讀到了這位公司總理會怎樣地花了二十萬元收買一位歌劇的拳師；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們他兩如何地從貧困出身的，而且我們想他是值得來驕傲一番

！

關稅搶掠人民的一些消息，傳到了人民方面，我們的政治領袖便答應我們要來改革了。關稅應是『科學化』，於是又有委員會來研究消費和價格，要毫無差池地準備保護的正額。好的，去年時，這個委會曾做了一個報告，說明糖托辣斯會怎樣的剝削了人民，且通告着要停止他們對於關稅的享受。然而我們的庫力治(Coolidge)總統對這報告怎麼辦呢？他盡力壓抑事實，他這樣的行為竟使我們在九個月之內總共損失了五千三百萬元！

或者我們又拿鏢，用來製作燒飯器具的鏢來說罷！這個托辣斯是一八八八年組織的，曾認足有二十萬元資本。這二十萬元資本沒有收過一元錢實本，可是他享有七分銀一磅的關稅保護，到了一九二三年，公司竟給原資付百分之一千的利潤！現在，這公司的通告書宣佈牠是有了一萬一千萬元的產業了，聯合貿易委員會的報告，去年曾聲言這公司是個壟斷的企業——『除非對這公司的意見忠實，否則，便以殲滅來威脅競爭者』。美國總檢察長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宣布這公司是抵觸了融解食料的刑律，而且『公司本身亦表示了對於這食料刑律是毫無關係』！

庫力治總統對此又怎麼辦呢？這問題的答案是容易的

——他時常做着等於不做的同樣事體。美國的鍊公司就是麥倫族 (Mellon Family) 的別名，麥倫族的首腦便是美國的第三名富翁，亦即是庫力治總統的財政秘書，他是決定我們美國金融政策的人！自從他榮膺了這高位，便堅持了這一種意見，即是大商業的整個宣傳部老早已鋪進到我們人民的頭腦裏去了的意見——要使窮人有錢，祇有減少富人的稅收，富人的稅收一減少，他就會來多開工廠，而給窮人多付工費。你可以看出這個意見究竟是怎樣演用着，當你來查考了這位富人法律創始者坐在內閣的席位上，而給他的鍊公司的工人們每天付三元三角六分的工資時！把這樣一個工人做完了六天工作(假日不在內)的收入，計算起來，然後再來討論到去年的所得稅和查究到可敬可愛的麥倫所承認的什麼收入，那你會完全瞭解庫力治的『繁榮』意思。那便是：

給鍊托辣斯和他家庭底工資奴隸，是每個月八十八元；給侮藐法律，製造威士忌酒，身爲內閣閣員的羣士堡銀行家，是每個月二十八萬四千元；并且每個月付十七萬八千元給他的兄弟，以作一臂的助力！ (未完)

車 廂 裏

絃 平

年紅燈燒遍了都市底天空，夜開始張着他底大眼，而吐着淫蕩的濃厚的氣息，成天駝着嘈雜而不感到疲倦的柏油路，閃着烏黑被壓榨的眼，每個水門汀路邊上的飲冰室，都斜豎着價目牌兜引着在炎熱裏找需要的人，甚至每個蘇打水的擔子，也擠滿了人，總之，一羣一羣的動物，都在罪惡的核心裏，尋找生命的食料，野蠻底肉慾底爵士底交響樂，喧佈在空氣中，起了迷人的戰慄。

咯！咯！白鑲着黑底皮鞋，洋服的年青紳士，挽着露了精緻大腿在輕紗掩護下的姑娘，在微風裏閒逸地徜徉，兜風的汽車忘了命的奔馳，在裏面飄出了經過許多帶着青筋勞動的手所製出來的化妝品和肉混合着的香味。

我爲了送新由遼遠的贛省來滬的朋友樹心轉杭州去，

匆忙地由提籃橋搭上公共汽車，車廂裏人是異常的多，汗酸汽在空氣裏蒸騰，背擠着背，呼吸都轉不過來，倏長底時間，在顛播汗雨的忍耐中踱過去，帶着焦急的心，算是捱到了目的地，跳下車去，汗，濕透了全身。卡德路熱鬧，似乎不亞於東興橋。什麼浴室，一角小洋的戲院，嘶着喉嚨叫喚的舊衣舖，茶樓，旅館，當舖，弄堂半開化建築，人頭如潮一般地浮動，由一條熱鬧的弄堂中找到卡德旅社，算是遇見他們了，東西已檢好在一邊，但是車要夜深才開，沒有事，大家閒談着。自然，我是懷着他能長住下去的希望。

「樹心！你們今晚決定了走嗎？」

「唔！上海有力的熟人太少，沒法子想。只有走。」

「何妨再多住幾天看看？」我仍是希望着。

「然而，……住一天要多一天的費用，事是無望的，玩吧！上海除了女人與酒一類兒的享樂之外，像我們的衣袋內，實在無處可跑。」

「上海找生活不容易，杭州也怕不容易吧！？」

「太約相差不遠，可是還有伯父，暫時可多住些日子。」

「咳！找生活！」一種在沒落的小資產者底噓嚨。

『K省到底怎樣？我們辦的刊物不能立足麼？』

『當然除了什麼××派與××一類的東西之外，只有遭白眼的。』

大家沉默了，失望落在臉上，真的，一些朋友們是風流雲散了。子蕾，黑沙，留在南昌，夾人却聽說到了南京，我來上海，如今樹心又因生活跟着來了。在生活的鞭子下強露着的笑臉，只有尋找生活的人認識的。在目前一羣羣底年青人，焦急地，徬徨地，在沒有離開黑暗的社會裏，伸着一個個營養不足的頭腦和身軀，尋找着機會出買。向都市中麼？不行，人滿了，向農村麼？不能由你底理想去創造，呵！呵！失望了，管他，活是要活的，在隙縫裏鑽吧！待身體倒下去，才算失敗。生活的鞭子在動，血痕底臉，只有在尋找着生活的人認識的，我們在靜默裏亂談到這些臉，不住的想，無法的想，……燈光都顯得暗淡了。

『出去走走罷』？我極力來打破這可怕的緘默，於是我們由旅館裏出來，外面已清冷了許多，我們由卡德路一直趨到靜安寺路，路上除了未往的車子，有時很靜，我們底皮鞋拖着很沉重的聲音，填住我們悲哀而空虛的心。

同來的時候，九點一場的影戲已散了，我恐怕不能同

廠去，便只有站在卡德大戲院的門談了些到杭州以後的話，看看時間實在太暗了，至少有十二點鐘，都在上鋪門，電燈也熄了大半，只有在淡暗的街頭悽然的道了一聲『再會』！

到新開路的口上，等了許久果然公共汽車沒有了，只有搭三路電車預備多坐一會兒再換車。車，開得很快，在軌道上歌着動人的音調，使我想到人生都是可憐的，離別是爲生活，也許會因了生活而奔波，永不能相聚也說不定，勞碌的，辛苦的；而且辛苦得像牛馬一般，像車子一般；然而電車却會在磨擦下發着反抗的吟呻，而人呢？有一生默默在辛苦下而閉目的，可怕底生活，用它巨大的手臂把我們分開。

車子在黑暗中飛馳，載着我這顆幻想空虛的心。

偷雞橋到了，從幻想中醒覺轉來，下車再等到提籃橋的車，我開始吃驚了，等車的紅字牌的電燈桿邊，只有三個野雞般的女人立在那裏，此外沒有人了。她們像是沒有拉到客人，等車回去的，大約是住在虹橋新記洪路一帶的了。布，印度綢，是花的旗袍，平底皮鞋，也赤了大腿，但是衣裳角高得屁股快見了，高硬的領，不袒地露袒開來，這一點，使她們學正經人的技巧，完全失敗，而使人看

出是可憐底肉的零賣者；下等的賣淫婦。年紀，有兩個是二十多歲了，另一個，怕只有十五六歲吧？不勻的脂粉塗在她們發黃還端正的臉上，當我走近那燈桿時，她們失望的苦臉又張着一絲希望。笑臉，假意的蕩眼，向我企圖着，攻擊着，使我感到不知是恐慌抑是苦悶，好容易最後的一部「七路」車子來了。我跳上去，希望她們不是搭車的，然而她們跟上來的事實把我繼續地不甯了。

車是空的，客人除了我之外，只有她們三人。賣票的帶着疲乏的眼過來，賣了票子又坐着假寐了。

噲！噲！布的，印度綢的，花底旗袍，露着的大腿，假意的笑聲，車子，駛過了冷清了的南京路。

悲哀在我心頭湧伏，可憐的人們，別向我希望着，我目前一些都無法幫助你們。我身邊是羞澀的，絕少你們維持生命的物質。你們雖然出賣肉體，然而我和你們一樣在出賣勞力，麻木的魂靈在機械似的都市生活之下，榨滴出悲哀底血滴，向無聲的暗中流去。我愈想愈有點急怒了，心像車輪一樣地轉動。

噲！噲！布的，印度綢的，花底旗袍；露着的大腿；假意的笑聲；變成了緘默。

漆黑的黃浦江和蘇州河，一些船的影子在動着，光陸頂上的年紅燈藍綠三條動的綫。Electric。江風吹亂了我的頭髮，車子駛過了外白渡橋了。

她們確實地緘默了，失望同樣地落在她們的面上，更顯得粉蓋不住的愁苦，呵！別失望了，有一天你們會自由的；現在雖然有金錢任何人都能擁着你蹂躪，但到那一天，你們是醒覺了的一天，一切在暗中流着悲哀血滴的人歡笑的一天！你們是自由了。

但是我幻想的念怒與歡樂，一點都不能減少她們臉上的愁苦，她們在愁着搗母的皮鞭：她們在愁着明天的食物。我底幻想又沉入了冰點。

噫！噫！車子更駛近了工廠區域的華德路，兩邊店全關了。人行道上躺滿着勞動者，男的女的小孩子，破的蓆子，襤褸的藍皮衫覆着一條條黃瘦半裸的身子，像在戰區裏的後方病院，誰會想到這是人類。

呵！都市裏，資本主義的開展，磨盤底下榨出來悲哀的血滴在浪費的滴着，滴着，我無名的念怒又騰了起來。

『莊源大弄』買票的高叫了一聲：

車停了，脂粉蓋不住的黃面孔，布的，印度綢的，花的旗袍，飄然的下去了，車廂裏只剩下我一個人。

思想更劇烈的進襲我了，樹心，杭州，人行道上的勞動者，布的，印度綢的，花底旗袍，小小年紀妓的女，慘黃的臉，一切一切，像統一般的嚙着頭腦。

噫！噫！這落後的一部車子帶着我一顆幻想悲哀的心向黑暗中飛馳……

一九三三，七，十九，於倍開爾路。

阿 哥

裘 鵬

和阿哥從小就相愛着，親熱得像一對小燕子似的！

家，是在一個窮僻的鄉裏，有着樸質的人民，和一種天高皇帝遠的傳襲的思想，父親是懦弱而無能，進既不會尖了頭向着這洶湧的人叢中鑽！退，又不能肩背一把鋤，率領他的妻兒們遺然的在深山裏自耕自食！結果，就這樣的，拿了畢生僅有的一點積蓄，小到可笑的幾百元的一點資本；離開了連一椽的小屋都已經賣給了別人的故鄉，來到這窮僻的山鄉裏，開設了一家專為供給這百數家村民的一切另星用的雜貨舖，把那每年十元的代價租得來的一間小屋，分隔成了兩半，前面是舖子，後面就是家，住着我，阿哥和母親！

那時阿哥才八歲，我小他兩歲，兩人都還是十足天真

的孩子！一切都是懵然：母親本來是一個已經式微了的官家的小姐，爲了幼小就承襲了她父親的訓教，很有一點學問，所以阿哥在這以前，母親已經家教了他幾本書，到這一年，母親因爲要幫着父親照料舖子，沒空再教他：就把阿哥和我送進了村裏新辦的一家初級小學校！

在校裏，阿哥只高我一級；但憑着他聰慧的天資，和已有了基礎的一點學問，使他的成績很顯然的超過于同級的任何一個學生，而我，許因爲從小就比較得不荒唐點，肯按照着時間去讀點書；所以同樣的，爲本級同學成績的最優者！每經過一次考試，我倆的名額總居第一！於是，每當這樣的領受了全校的師生們的贊賞以後，兩人快樂的手牽手的跳回到家裏，告訴過了各人在校的榮譽，父親便將着短鬚用慈祥的眼光笑！母親是更親熱的用各樣方法撫愛着我們！——「人生是幸福的」！這句話只有那時曾在我們快樂的童心裏刹那的幻現過！

然而，時間並不能使我們永遠的停留在孩子的美夢裏，它殘酷的驅迫着我們一天天的長大起來，使我們終于漸漸的去認識了社會！認識了自己所處的可憐的環境，是當兩人先後的在本村的初小畢了業，在一個全家商談到兩人此後的問題的一晚，父親忽然收斂了眉頭沉痛的說：

「算來孩子們都還聰明！有錢自然該給你們再讀書！但只怪你們自己沒福氣，投生到這窮家來！再是做父親的又不中用，不能像別人那樣用奇妙的手段去賺錢供給你們的幸福！所以沒辦法！你們現在暫時且在這裏住住，等有機會，托人給你們荐到比較大點的舖子裏去做學徒！」

雖然，孩子們並不瞭解人在初爲什麼需要讀書！但本能的，覺得讀書似乎總比一切都高尚些！所以聽到了父親的這些話，我的心裏第一次感覺到了。自己命運的悲傷！再看看阿哥，阿哥的兩眼裏已飽盛着淚水！顯然他是比較我更有着一種深切的悲哀！

經過了我們再三的要求，和母親允許了以後格外的儉省着的結果，父親答應了給我們兩人中的一個繼續着去讀書！在這裏，許因爲我那時長得比較的伶俐可愛：致使他們誤認爲我是一個會長進的人！而不幸的，是阿哥竟然落了選！

雖然，一方面是該爲了有書讀而歡喜！但另一方面，想到自己這點點年紀，將離別了家鄉，離別了阿哥，一個人孤獨的跑到那遠在三四十里外的縣城的高小裏去！讀書！就不禁預感到一種茫然的悲傷和恐怖！阿哥呢，絕望到最後連這唯一的弟弟都不能繼續陪伴着當然傷心得更利害

！——還記得就在我臨行的前一夜，兩個人相抱着足足哭了一整夜！

在我初進校的幾天，爲着不慣于處在這一羣的陌生人中間！爲着常常給那些高個兒的大學生們欺侮着！一個人確也曾偷偷的流過好幾次淚，想想家裏，就想起阿哥，常常的就拿起筆來給阿哥寫信；告訴他這些孤伶被欺的悲苦！而阿哥每次給我回信，總勸我暫時忍耐點，慢慢的自會住慣了而不再被欺的！

果然，日子過着，生活漸漸的使我慣常起來：那些高個兒的大學生們已不再欺侮我！爲了我幾月來的成績出衆的優良！爲了有時肯給他們一點祕密的幫助起見，他們反過來尊敬我！優待我！先生們也因爲我的一切都不使他們討厭！對我有着一種特別的好感：當然，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中，有時是又很容易的會幻現出一點幸福的憧憬來！但是，一想到潛伏在自己心底裏的父親的一席話，一想到爲着沒有錢到這裏來讀書而撇下在家裏一個人流淚的阿哥！待展開的童心，頓時又罩上了一層陰影；

最可紀念的是這第一個寒假；當我回到了家裏，快樂的告訴給阿哥一切在校的情形時候；阿哥的臉上是如何的表現着一種渴切到痛苦的想望啊！他告訴我這半年來他

如何的想着我！如何的常常夢着和我在一起讀書，而一醒來就流淚的那些事！後來他又和我向父親去要求，要求明年答應他和我同去進學！他說，只要再給他讀書，他可儉省到除學膳費外自己另用一錢也不要，他說從然父親定要給他去做學徒，但在這還沒有機位以前，就是能讀得一年半他也願意的！恰巧那年是豐年，鋪子裏營業比較的發達！於是，接受了這相當的條件，父親竟然答應了他！

有阿哥同班的在縣城的高小裏讀着書，生活頓時又增加了一層幸福！兩人同桌子上課，同桌子吃飯，同桌子讀書；晚上，也是同着床睡！在學問上，兩人是並站在一種互相切磋的立場上！金錢和衣物，却完全由阿哥一人掌管！阿哥在抓得了這一個難能寶貴的讀書的機會，對於金錢和時間都非常的經濟，毫不肯有一絲的浪費！記得有一次我爲了一時孩氣的發作，在正上課的時間，借着小便走向寢室，偷偷的在阿哥的衣袋內取了幾個銅元，跑到校門口買些東西吃了！後來給阿哥知道了，他竟拿從沒有這樣凶厲過的態度罵了我一頓；在當時確曾對他生氣得很！認爲這是阿哥在用他過分的威權，噘着小嘴不睬了他好幾天！但現在想來，這正是值得我模範的阿哥的節儉和好學！

但是命運是永遠像一個頑皮的孩子似的喜歡播弄人！

這社會只有相反的把好處給予一種壞人！而同時給痛苦予好人！就在阿哥臨畢業的前一年的秋季，忽然收到父親來的一封快信；說在×鎮的一家販賣絲繭的舖子裏，已替他荐就了一個學徒的位子；要他馬上離開了學校，收拾行李到×鎮去！否則，唯恐日子一耽擱，那裏的位子會發生問題！最後就是用密密的圈注着幾十個「至囑」的字樣！——

——看着這一封阿哥的學業的推命書，我是呆然說不出一句話；阿哥的眼裏却已流下了大顆的淚珠！

在嚴厲的父命下，在事實上反抗了也是徒然的經濟的鐵蹄下，阿哥終于無抵抗的可憐的離開了學校！從他去後的幾天，在我童稚的心靈裏，第一次感到了一種失戀似的空虛的痛苦！這痛苦使我疏懶了讀書！使我減少了食量！甚至使我殘缺了一個完整甜密的睡夢！於是，常常的便拿着一種年輕的姑娘寫給已離開了她身邊的情哥似的悲切纏綿的心情來給阿哥寫信！意思就想阿哥在信上給予我一點安慰！但是，出於我意外的使我失望的，是在阿哥每次的來信中，已然沒有了從前那種溫暖的慰藉！他有的只是自己的憤怒和眼淚！顯然的，在這時阿哥的心靈裏，一個強烈的自身的悲憤已宰割了他所以的一切！

一種抑鬱而仍然是勤奮的學校生活繼續到第二年的夏

天，十四歲我在高小畢了業，同學們誰都有着一種瘋狂似的興奮，互相計議着下半年該去考那一個中學好！只有我，一想到這維繫着自己全家唯一的財源，這小舖子每年區區百數元的進益；縱然使父母都爲我而餓着，凍着，也不夠我進一個比較奢侈點的中學的用途！因此直覺的感到這是一個不近事實的奢望！再沒有勇氣去加進他們的討論！一個人萎縮的回到了家裏，果然事實只有比我的想像更慘淡！爲了年來鄉間的饑荒，舖子裏的營業減少到一半；平日是勉強的可以維持了這幾口的生命；而現在轉變到常常是吃完了才缸裏最後的一粒米而因爲還沒有清前欠着的米賬無法再去賒欠的時候，就隨便的買幾個銅元蕃芋之類充一充飢！父親是顯得衰老而易怒；母親却沈鬱着整天沒有一句話！全家裏充滿了一種蕭殺淒涼的景況！當然，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我是沒有這勇氣也毋須有這勇氣再去想到升學這一類事了！

那一年失學在家裏的景況，想起來使我至今還流得出淚！一個活潑好學的少年，現在被迫着無形中做了這小舖子裏的學徒！每天起來，就是開門，掃地，汲水，劈柴，有時爲了店裏的貨物缺乏了，還得帶了幾元的資本，去向遠在十里外的×鎮上，販買了一些笨重的貨物帶回來！這些

，還不過是在肉體上感受到的一種痛苦；最刺擊着我的薄弱的神經的，就是向人借錢的這一回事！鄉間正和城市一樣，窮的人是純樸而庸弱！有錢的却奸狡鄙吝到可殺！他們永沒有一點同情心來憐憫到任何一個窮人！他們的那一種侈利而冷酷的面容，至今還深深的銘刻在我的記憶裏！

阿哥依然是在×鎮繼續着他的學徒生活：每次的來信中，依然充滿了那種悲憤的語氣，他說爲什麼這社會只允許有錢的人好讀書！爲什麼那些本不願意讀書的公子少爺們，却偏要供給他們許多的錢冤枉的在學校裏化！他又說如果是他的能力允許他的話，他將盡力的幫助我！要我不灰心！在家裏自己好好的用點功！——爲了要安慰阿哥的心，一年裏我從不把閒空的時間做一點無爲的耗費！

一線光彩突然的出現在我暗淡的生活中！我朝夕所期待着的一個希望終於實現了！是在這一年的夏季，阿哥開始從學徒升到了夥計。於是，當他把這第一次領得的薪水寄回家來的時候，他的信裏，有着這樣的一段：

……「我不能說在父母辛苦的教養到我這樣長大的時候，我便忘記了根本，不曉得怎樣的想方法去報答父母！我也不能說爲是愛了弟弟，便沒有了父母！我所以決定着要這樣，做的，就因爲我有着一個不可磨

滅的心願！這心願！就是無論怎樣，我可以犧牲一切，將竭力的幫助弟弟的升學！爲着我自己過去所經驗到的失學的痛苦！爲着嘗到了這卑微的賣買生活的暗淡！更爲着，看到弟弟過去的學業的成績，看到他現在每次信上所流露出的那種好學的熱誠！我這心願從產生到現在，便只有一天天的堅固起來！現在，我就預備開始試看做去！雖然我是一點也沒有勇氣去想一想將來做到怎樣的一個結果！但是，父母啊！爲成就了兒子的這最後的一點心願，爲顧念到弟弟的前程！希望父母答應着，把我所有寄回來的錢永遠的供給做弟弟的學費」……

看了這封信，我感激得幾乎流下淚來！許是我們兄弟的真誠同樣的感動了頑固的父親，在他已然沒有了表情的充滿着疲怠的兩眼裏，忽然流露出一種慈愛的光輝，母親是稟她素有的天性的母愛，當然是竭力的慫恿着父親照着阿哥所說的做！于是，這結果是並沒有什麼困難的，我考進了×城××中學的二年級，開始着一個節儉到連一件長衫都自己洗着的窮苦的中學生活！

到這最近的六年中，生活就像一隻殘破的小舟，飄流在一片波濤洶湧的大海裏顛簸着！隨着阿哥經濟的接濟，

學業是像一個垂危的病人！可憐的在一個醫生的手裏生死着！幾次的用着十二分的重要藥把生命救回來，但幾次的又爲了藥力的過了而重復死去！在其間，我從沒有好好的繼續着讀上過整年的書！爲了這斷續的失學時期的家居的難堪！爲了自己有時候，那種一時激憤所造成的獸子！我當過書記！做過綫工！還曾在一個所謂革命的軍隊裏，毅然背着槍有過十個月的小兵生活！我常常想，我有一天總得鼓一點勇氣，把這六年來的，流亡生活細細的描寫出來！但直到現在，我總沒有這勇氣拿起筆來！就因爲，我的感情是太薄弱了！一想起那些往事心頭就感到痛！

果然，在這方面，人是幾乎完全淪亡到像一個無依憑的流民！衣服和儀容，更適配到那種下等社會裏的卑小份子！但在另一面爲了自己始終有一點勇氣曉得掙扎的緣故；這斷續的學業，到並不在時間上損失了一點什麼！就是這六年的結果，確也曾拿到過一張完整的××中學的文憑！還可笑的在一個大學的校邊沿過些時候！人到這時脫離了學校，照例是應該拿着大學生的名義，去找到一個適合於那人的手段的一種適合的機遇；把自己的生活努力的充實起來！想法子積蓄一點錢！找到一個摩登的女人！寫點迎合到每個讀者的心理的稿子，去到各種雜誌和報章上發

表！……………但這些，於我都彷彿是一個絕對不相容的生人！我不曉得永別了學校之後，此後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安適到一個怎樣的境域中！在這社會中，人們是如此的擁擠和複雜！如此的危險到不可推測！我有什麼辦法去走入這個人羣呢！我承認自己是一個被擯棄在這人羣外的畸零的孤獨者！我不想完全的屈伏了自己的個性去俯求到別人的脅下！我也不想把自己並不願意說的話，勉強的從我嘴裏說出來！我想把自己做得比別人誠實些！有價值些，但這結果，反只有受到別人的譏笑和蔑視！而事實上，我又不能單獨的脫離了這人羣，去跑到那自己所理想着的另一個世界裏去！我是完全在一種無辦法的生活裏掙扎着，一切只感到迷惘和痛苦！

爲了不能避免和人羣的接觸！常常就爲着一點點空虛似的感情的反激，過去還曾去做過一些毫不自量的獸事！而所有這些獸事的結果，只更加深了我生命的創痛：使我從此便無可救拔的深陷到一個神經質的傷感者！我幾乎完全絕望到自己的未來的一切：我只是整天的昏亡的亂想：我想到自殺！想到上山做和尚！還想到，我什麼日子該有一桿槍，去打殺那些所有我想打殺他們的人！

但在同一個時候，阿哥却相反的把生活處到一個安全

的軌程中！許是環境已麻木了這青年人的心！使他對於從前所憎恨着的一切，已沒有這勇氣去叫喊和抵抗！同時便慢慢的把自己的生活安放到一個消極的命運論的苟安中！雖然我這次流落的結果，確也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但他始終對我沒有一點惡意的責難！在他每次的來信，還是充着那種熱愛的勸我的話！他說「弟弟一切只有睜着眼聽命去擺佈，反抗和悲哀全是徒然的」！看到阿哥每次的來信，我的心裏反只有更增加了一層痛苦！

請 閱
火 集 花

季 霖 著

北 平 野 潮 書 店 發 行

實 價 二 角

黃 昏

屈 義 林

暮雲做夢般地在灰暗裏沉埋
古木苦伸着頭頸向長空發呆

倦了的蘆葦無聲地躺伏兩岸
嚶嚶迷道的蚊蟲在水上回轉

獨自不哼歌不說話這裏徘徊
雲沒了天黑了星不見月不來

好容易望湖心有明滅一點火

又被諂媚的烟拖起白裙遮却

——一箇秋暮在玄武湖邊

站在國民立場的 中國日報

內容充實銷路最大

言論：有不妥協的精神。有具體而又適合民衆需要的主張。

新聞：通信網遍國內外。平，漢，贛，港，滬等地，設有專員，直通電報。京內消息，更爲靈通。至於編輯得法，印刷精美，猶爲餘事。

副刊：現在輪流刊出者——有指導革命理論的挺進，有發揚民族文藝的新地，有主張賢妻良母的婦女與家庭，有提倡革命體育的國術體育與軍事，有研究現代國際政治的國際述評——每種均各有特色。

廣告：本報銷路既廣，故廣告效力最大，如承惠登，刊費猶當克己。

報費：每月大洋六角，半年三元二角，全年五元八角，外埠每月另加郵費一角五分。歡迎直接訂閱。

社址 南京明瓦廊 電話：二二九六五

本報每日下午三時之中國晚報，刊載當日新聞，祕聞實錄，並有精美插圖和短品文藝。材料異常豐富，趣味極其濃厚。報資每月祇收大洋三角，外埠另加郵資一角。

再給文學青年

——談兒童文學——

賀玉波

文學同志們：

今天又是夜深十二點鐘的時候了。白天嚷嚷的大都市的弄堂裏，已是沒有什麼聲息，除了那一聲一聲斷續的晚秋蟲鳴外。家人們都已入了睡鄉，只剩下我獨自留在寫字間裏；耐不住秋夜的寂寞，只好伏在案上，寫這文學的信札。

親愛的同志們，我雖然不能在一切生物都已安息的辰光去睡覺，還要打起疲乏的精神，睜起惺忪的眼睛，來和你們寫信，但是，總覺得十分滿意。因為這種工作是我所願意的。

想想我自己從事於文學，可算近十年了；但是，在這

長久的年月，我很少做過我所願意的工作。譬如說，我本想好好地寫幾本小說，但是，因了書局老闆的不需要，只好丟開不幹。或是想好好地讀幾本外國文學書籍，或名著，但是，因了一家人的生計無着，也只好放下這種志願。你們年輕，當然不知道賣文者的痛苦，以為我的生活纔是瀟灑自由的。可是，事實上，卻和你們所想像的正相反！

出人意外地，只有和你們通信這種工作，纔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啊。因為我能放下那副假的嚴肅的面具，隨心所欲和你們談講，寫作，從文學上種種問題起，一直到我個人的經歷，以及身邊雜事；遇到高興，和你們說說笑笑，遇到愁悶，向你們發發牢騷；像這樣的工作，我即是疲乏到死，也是願意來幹的。

很對你們不住，我說上了這許多閒話，糟踏了你們不少光陰！現在，我來和你們討論一件比較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兒童文學。

什麼是兒童文學呢？

關係這個問題，各家的見解很紛歧，真是不勝枚舉。我只把幾種我認為正確的定義，舉出來給你們參考參考就行了。如：

周作人先生說：

「兒童文學便是小學校裏的文學。」

上面這樣的說法，據我看來，是太簡單而籠統了，不能把兒童文學解釋適宜，雖說找不出什麼錯誤的地方。現在，請你們再看另一人的意見吧。如：

嚴既澄先生說：

「兒童文學是專為兒童用的文學。他所包含的是童謠，童話，故事，戲劇等類；能喚起兒童的興趣和想像的東西。」

像嚴先生這樣的說法，有點偏於分類和實用方面，還不能使我們得到牠的認識。那末，請你們還要看看另一人的意見吧。如：

朱鼎元先生說：

「兒童文學是建築在兒童生活和兒童心理的基礎上的一種文學；所適應兒童自然的需要的。」

朱先生的話比較周，嚴兩先生的話，說得完備得多。因為他是把文學和兒童混合在一起說的。也許他的話你們不甚明瞭，我可以把牠詳細解釋一下，並且加以自己的微見。請你們注意下面的定義吧：

「兒童文學，是描寫兒童的生活和心理的一種文學，不過所描寫的要適合於兒童的自然的需要；要含有啓發或

暗示他們的智慧的作用。在方法上說，牠是富於幻想的，有美和詩的情趣的一種文學。」

文學青年們，像上面這樣的解釋，你們總容易懂得了吧。關於兒童文學的意義，我們且把牠拋開，現在，可以討論一下兒童文學的分類。這，在兒童文學的常識上，也是重要的。

兒童文學的分類，像定義一樣，也是各家有各家的分類法。我們不必把牠們列出。我們只須根據自己的研究，作一個完美的分類就行了。據我個人的意思，兒童文學可以分成下列多種：

- (一) 童 謠
- (二) 童 話
- (三) 小 說
- (四) 戲 劇
- (五) 詩 歌
- (六) 故 事
- (七) 神 話
- (八) 寓 言
- (九) 笑 話
- (十) 傳 說

(二) 民間故事**(三) 名著述略**

現在，我們可以把上述那許多種兒童文學，舉些例子來說明說明吧。譬如，安徒生的「月的話」（趙景深譯），愛羅先珂的「幸福的船」（夏丏尊譯）等，就是童話。如，胡仲持譯的「西瀛故事集」，徐調孚譯的「日本故事集」等，就是故事的例子。如，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夏丏尊譯），史蒂文生的「寶島」（顧均正譯），西萬提司的「吉訶德先生」（賀玉波譯）等，就是小說的例子。如，松村武雄的「歐洲的傳說」（鍾子岩譯），就是傳說的例子。如霍桑的「丹谷間話」（賀玉波譯），及其「奇書」（顧均正譯）等，就是神話的例子。如，王世穎譯的「土耳其寓言」，孫立源譯的「伊索寓言」等，就是寓言的例子。如適夷譯的「灰姑娘」，是戲劇的例子。如謝六逸譯的「伊利亞特」，是名著述略的例子。「孟姜女故事」，是民間故事的例子。至於笑話，也有拙著「小朋諧談」為例。只有童謠一種，現在還找不到適當的例子，這是很可惜的。

同志們，你們既然知道了兒童文學的意義，及其分類，現在，進一步來研究兒童文學的兩大派別吧。哪兩大派呢？那就是：

(一) 軟性派

(二) 硬性派

上面兩種派別是怎樣講的呢？

所謂軟性和硬性，是指兩種不同的寫法的意思。從前大多數的兒童文學家，他們總是喜歡把作品裏的生物和器具，賦以生命。因為他們把那些為兒童所熟知的什什物物；拿來做作品裏的人物的緣故。於是，真地把牠們當作人類一樣，使牠們行動，說話。

譬如，他們稱蜻蜓為「哥哥」，稱蝴蝶為「姊姊」；甚至敘述他們哥哥姊姊飛行，遊戲，跳舞，相愛的情形；甚至使他們說出相愛的話兒來。不僅僅小動物和小蟲類，他們可以當做人類來描寫，就是那些沒有生命的玩物和器具，也可以假牠們以生命，也可以把牠們當做人類來描寫。這一派就叫做軟性派的兒童文學。屬於這一派的兒童文學，在我國很盛行着。

與軟性派相反的，就是硬性派兒童文學。記得這是美國一部兒童文學家的主張。他們反對用那些花木蟲鳥作人物，反對把無生命的東西給以生命。他們主張把真實的社會生活描寫在兒童文學的作品裏面。這是比較新穎的說法。在我國，也可以找到與這半類似的作品；譬如葉紹鈞的

「古代英雄的石像」，那裏面有些作品是表現了真實的社會生活的。不過，他在「稻草人」裏面，也使用着軟性派的技巧。（「古代英雄的石像」出版在「稻草人」之後，由此可知他的作風的改變。）

最終，我來說說兒童文學的寫作上的要點。不管是軟性派，或硬性派，但是，幾種主要的寫作方法，還是相同的。什麼是主要的寫作方法呢？

（一） 結構大都是簡單的，或採連環結構，或採疊進結構。

（二） 故事大都是奇異的，有趣味的。

（三） 作品充滿豐富的幻想。

上面所列三款，是最普通的方法。凡是研究兒童文學的人們，都應該明瞭的。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我不必把牠們分途解說，其實，也用不到解說。

關於兒童文學，我已經說得夠了。我希望你們多讀幾本兒童文學的作品。因爲你們很年輕，大概離兒童時代不遠，當然容易對牠們發生趣味。即使你們已經是成人，那末，多讀幾本，也不礙事，因爲只有牠們纔能使你們回復到快樂的童年啊！

你們的同志，玉波。 一九三三，一〇，二〇。

中國與蘇俄

第二卷第三期目錄

| | |
|---|------|
| 蘇俄統制經濟的實施 | 宗華 |
| 統制經濟與中國 | 乃達 |
| 論中國實施統制經濟的困難及其克服方法 | 伯平 |
| 最近日俄美三角關係之解剖 | 尹若夫 |
| 國際石油競爭與蘇俄 | 盧崇人 |
| 軍備擴張聲中之蘇俄紅軍內容寫實 | 荷生 |
| 中俄貿易的回顧與展望 | 澹漪 |
| 時事述評 | |
| 俄德新聞絕交(達) 中東路糾紛嚴重(達) 廣田 外交方策(心佛) 全國經濟委員會擴充組織(荷 生) 論帝國主義的新戰爭(聞菴) | |
| 蘇俄的航空事業 | 汪浩 |
| 戰後德俄關係歷史的研究 | 逸凡 |
| 蘇俄集團農場組織方略(續完) | 程大森譯 |
| 高爾基論兒童文學 | 丁文安譯 |
| 一月來之蘇俄 | 記者 |

價目 每期二角半年一元全年二元國外四元

可向本社直接預定郵票代洋九折計算

總發行處 南京城北西流灣四百零二號

電話 三一六〇三號

飛 了 的 夢

王 開 璞

一

信，終於經過了長時間的渴望而遞到她的手裏了。

蓄着極度的興奮，數日未得食的飢民似地，睜大了她的疲倦的眼眸，顫抖地她拆開信來。讀着，在一剎那間她破例地微笑了，笑得是那樣地含有甜意，從生命底掙扎中獲有了她的暫時的慰藉，她真彷彿看到死灰色的雲霧裏透露出光明的線路。當她讀到：

「……目下蒙×君介紹至保安團工作，每月薪水約有二十餘元之譜，望見信後即攜帶芝兒來×，我當來碼頭接妳……」

壓在她心頭的沉重的鉛塊被她那一聲悠長的感喟輕輕地推落下來，刀割斷了她的數月來的生活的優鬱。

二

淑貞是一個產生在舊的環境裏的女人，封建的殘餘在她的心深處築起了堅實的壁壘，必然地，時代的激流掀不起她意識一些漪漣。無論從內心或是形式上觀察，這典型的賢妻良母式的人物都是給時代遺棄了的。至於她的生活——其實與其謂生活，勿甯謂之爲生存，從誕生直到結婚後的目前，一切盡聽憑着現實爲播弄而定她命運的高低；她從未爲這問題盤算過，她墜入了無所謂的麻木，甚致於她還未想到她是在走着她的生命之途。

在她的幼年時代雖然也曾被送入學塾讀了幾年書，但這對她除了將來讀讀家信而外，並沒有絲毫影響到她的生活，更不會使她藉此吸取少許的時代的涓滴。她的母親是愛她的，正和愛她的兩個姐姐一樣，她的父親在她結婚不久便死了，所以她從此更無形中深深地用母女間的這種慈愛來安慰她時常從人生裏掙扎出來的寂寞的悲哀。固然她不能實說出她自己的內心的需要，但這却實在地充實了她生命的或一部份。

她不是美麗的尤物，在她的身上所表現出的祇是樸質的真誠。她沒有迷了的周身的曲線和紅的脣，亮的銀星似

的眼，她缺乏現代的姑娘們所具有的媚態，她把她自己的形態染上了十足的腐舊的氣味。有時她間或地感到觀念的動搖，似乎聽到時代的鼻息，然而周圍的環境向她一突擊，她隨即又自安於她的舊軌了。

青春便暗淡地在她無所珍惜的浪費中漏去。

二十歲時，憑着相當的說合，她離開了家庭，開始與鄭正湘度着他們的同居生活了。

新婚後的時日都是爲愉快所支配，他們正和沉迷在愛底懷抱裏的年青男女一樣地陶醉着。但是因爲鄭正湘這時正在營伍裏，他的生活是隨着軍閥流浪，自從離開他的故鄉投入營伍以來，在某一地方居留兩年以上是絕無僅有的事。所以當他結婚不久，接到上峯的命令開拔時，他又得繼續他的流浪了。所不同的，這次他不再孤獨地踏上旅途，而有到她消遣了他生活的苦悶和寂寞。事實上需要她離開了，雖然她對她的家庭懷着不少的留戀，尤其辭別了她的慈祥的老母使他感受無涯限的傷心。

流浪着。在八九個年頭的時光的飛度裏，她的足迹隨着踏過了許多山，經過了許多的河流，許多的城市。她嘗試了許多出乎她的意料的人生的各方面，世界給與她以驚奇的感覺。有時鄭正湘留宿在營部裏，她在靜寂的中夜想

到了以往家庭裏的閑適，母親的笑容，姐妹的融洽，她常爲這許多的往事潮濕了她的兩頰。

秋已不再如詩人想像地那樣饒有詩意了，秋已經肅殺地展開牠的冷僻的寒威，這時候。

鄭正湘的車隊駐紮在×省的一個小縣裏。離他的營房不遠是一片鎮市，鎮市上有趕集的騾車，樸實的商人，叫賣的小販，把這小小的鎮市形成了暫時的忙亂在每天的早晨，及至太陽經過了牠的最高點向下沉墜時，空氣便漸漸地冷落下來，祇見到零散的幾頭野狗在街頭來往地徘徊。在這里，被大眾熟悉的，早晚都可以聽到隊伍裏的號聲，有時他們竟利用這記號來分別時間的早遲，

淑貞便住在這鎮市上，當鄭正湘剛來這里就把她安頓了。房子正朝着東面，早上的太陽向着裏面照晒得滿滿地，給與這屋子有到一種從蟄伏裏蘇醒的機會。建築充分地簡單，屋子是矮矮的幾間連合在一處，屋頂上鋪着厚厚的草，墻堵則是不整齊的磚塊砌成，在裏面，走進去便使人很容易感到低的氣壓，而且是所踏踐的又是土地，真地一切都不過比較那茅舍稍勝些許而已。因爲俞淑貞已經根本被改造了，她陶融在鄭正湘的生活中，八九年來的流浪把

她整個的個性從新洗禮；起初當她步進這樣環境時，她也有着十二分的不慣和難受，但是後來，習慣的基石殿成，她自己不覺得地使處之泰然，她明瞭這就是流浪者的生活型，而她正在度着她的流浪的生活。

人是流浪者，生活是浮萍似地飄蕩，她的屋裏的佈置也就隨着這自然的趨勢被他們忽視了。雖然屋子是小，而且低矮，但是走進來絕對不會使人對這空間生出狹窄的感覺，甚致還會有人想到假使再加入一兩個人也是極其可能的。床向東，在不十分潔白的蚊帳的掩護下的是兩條被單，兩邊的枕頭和幾件零亂的衣服。床的橫首放着一張手椅，床下放着箱籠，左面的方桌上是許多茶杯，舊式的鐘，煤油燈，以及一些零碎的雜件代表了這家庭的生活底全部。至於四壁，更是空虛得異樣地乏味，除掉靠近床前的柱子上的一柄已經鏽了的指揮刀而外，便祇有西面牆上的一張鄭正湘的戎裝的肖像了，從這上，還可以看到他剛投身營伍時的昂然的英姿。

這是一個濛濛細雨的夜晚。

鄭正湘坐在桌前一口口地喝着燒酒，他大量地用這種液體來刺激他的樸質的心。他的面部紅紅地，呈着好像緊張的表情，他是彷彿與酒有到深的仇恨，他那樣子是想把

牠吞滅了才肯甘心。這時淑貞坐在他的對面，低着頭不斷地縫着她的活計。世界靜止着，假使沒有秋風搖撼着窗櫺和鎮上的一兩聲犬吠，人類真宛如落下深阱了。

喝酒本是他的愛好，她知道他如生活裏沒有了酒他便消失了生底意趣。不過今天又有點異樣了，他沒有完結地像喝水般地向口裏送，這使她很容易意識到上次的趣劇又將上演：笑，哭，怒罵，瘋狂地，提起便壺來當作水瓶，把她的衣服穿着起來說這乃是他的新衣。她終於停止了她手中的縫綴，招起頭來。

——不要再喝了，我給你裝飯。

——慢點，

——再喝又要像上次那樣使人笑話。

——.....

他沉默，他的眼前繼續地展開了，他是為某種事件在苦惱着。

在營部裏，是昨天的事，營長帶着莊嚴的面孔，說，

——上面的餉不知那一天才會發下來，而且就是發下來，那小的數目也是不夠分配的。所以我想祇有勞你去鎮上走一次，領幾個弟兄們，裝出土匪的模樣，然後我們故意來捕匪，其實就是來接你們。真地，假使事情成功的話

，你我都可進些財，比等那勞什子的餉豈不強了萬倍。

爲了一種金色憧憬在營長的腦袋裏閃抖着，他是急切地期待着他的允許而照他所吩咐的去作。不過，這太使他爲難了，事情在營長的嘴裏是那樣簡單，好像那里有許多黃的白的在等人採取，將不費吹灰之力地滿足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他並未想到這事件的結果是怎樣地一幕現實的悲劇；他的整個的心給強有力的慾念所支配，甚致佔有了。

——這個，至少我的意見如此，是不能過於胡亂地，固然事情作了我們不會獲得什麼災害，我們又怎能逃去良心的裁判呢？

——不要再癡人說夢罷，這年頭兒還容許你把良心放在嘴上？憑着良心，你能不吃飯，餓着肚皮嗎？

——飯是需要吃的，然而也得顧及到別人，我們不能從別人的口裏搶過飯來，我們吃應當吃的糧食才對。

悲劇像影畫似地幕幕地映過。他看見兒子離開了母親的懷抱，他看見龍鍾的老人傾跌在路旁，狗也狂吠了，喧囂的空氣裏是孩子的嚎哭與婦人的叫喊，樸質的×鎮立時被一種慌亂的局面吞沒了。他沉着地說着，心願讓堅實的鐵練牢扣住，任何的利害關係都不能搖動他的意志和個性

。低着頭，咬着下唇，眼光凝住在某一事物上，懸掛着的馬燈的光芒照射着他臉色的沉鬱，黯黃的面皮使人想到他的理智的心。他期待着最後的判決從坐在對面的營長的口裏脫出來。

——這樣說，你是不願意幹了。

抬起頭來，他看見的是濃重的倒豎着的眉，圓睜着的眼和兩撇黑的短短的鬍子。

.....

端起了手中的杯，他又深深地呷了一口，這彷彿又在他的心頭的火燄上滴下了一滴酒精，使他的神經愈趨於緊張。真地，現在不是醉，而是有點興奮了。

——我明白的，至多把位置撤了！

他這樣在沉吟着。

——但是我鄭正湘，憑着我的兩個拳頭，還怕混不到飯吃？而且進一步說，雖然他們並不會因為我的走而輟止了他們的暴行，我觀得我畢竟是光榮的。爲了大眾，我是犧牲了，這犧牲明知是無代價，可是我有了良心上的滿足。

想到這裏，他忘記了前途的陰影，微笑了。在他的胸腔裏，心顆靜靜地躺着，牠獲得了慰藉似地守着沉靜。他

覺得他的意識是正確的，他的舉動是百分之百的對，他挑剔不出些許的理由來讓自己失望；棄置了個人的幸福，站在大眾的羣裏去說話，還有比這更偉大，更動人的？

他站起身來慢踱着，皮質的鞋根在地板上敲擊出聲聲的響鳴，用右手支着他的下頤，沉思着這突如其來的生底波動。間或地，在一剎那間，他也曾放眼到渺茫的前途去。可是那僅是一縷輕烟，隨即就散滅在他的意識裏。他覺得現在有機會在大眾的身上留下些事蹟來也算是不辜負了天給予他的驅幹，更充實了他的十餘年的流浪的意義。光榮的紀錄呵！

這時，在他的笑意裏，淑貞走了進來，手裏端着的是兩碗剛從鍋裏裝起來的飯，熱氣還在上升着。她一面進房，一面喊着在對面鄰人家玩耍着的七歲的芝子。

——快來吧，飯都要涼了。

芝子活潑地應聲地跳進房，伏在桌子的當中捧起碗來。鄭正湘坐在俞淑貞的對面，也提起了他的筷子。

靜默的空氣裏，祇有戶外的淒涼的秋風。

——我真不願再幹這軍隊生活，我是有點累了。辛苦和危險固屬是另一件事，即如我，幹了這十幾年，除了僅僅地糊口而外，什麼出息都沒有。

他故意地這樣開始了他的話頭。

——又有什麼辦法呢？能保着長久地維持着已算是幸運，在目前餓着肚皮的人真太多了。

——不過都不能死守着，應當活動活動才對。

——不要讓人笑話，活動？快收拾起來罷！

她笑了。

——爲什麼不相信？妳看，我第一步就離開軍隊，第二步……

忽然他們聽見脚步聲，看到進來的是勤務。

——鄭副官，這裏有一件公事。

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接過來，撕開了封套，

副官鄭正湘着卽撤職

他很快地看了，把牠揣到身中。她問，

——又來了什麼？

——無關係的。

——別人不可以看？

——軍事的祕密呵？

生活的轉變便決定在這次的晚餐裏。

第二日的破曉時，營部裏的號聲又在靜寂的空氣裏吹奏了，可是鄭正湘，他仍守在溫暖的被單中，並未抬起他

的身來。

三

時光的輪子沒有歇息的需要，在一瞥眼的頃間，一個多月的三十幾個日頭又滑地流過了。

這是一個清晨，時季已經從深秋輪轉到初冬。

冬的空氣是冷冽地，尤其在這樣空曠的村鎮，這樣天剛破曉的時辰，一切都被肅殺的寒威逼伏着，再也挑剔不出世界的生機。四野的樹木都禿了，彷彿老人的顛頂，遺留下的是光光的枝枝，枯瘠的身幹，草原盡成了荒地，河面上吹來冷森的寒風，間或一兩隻寒鴉從乳灰色的長空掠過，也似是因爲受不過冷的侵襲而喊出幾聲力竭聲嘶的悲鳴。但是局面異常地淒清，太陽還蟄伏在地平線的下層，滿空盡堆著敗絮般的厚雲，黯淡，陰沈，照例地在每天的朝陽未來都有到這樣的象徵的啓示；不用說人們是受到夢神的蔽護，留連着被底的溫存，就是戶外的野狗也知道拳臥在亂草堆裏，不再很快地起來作閒逸的徘徊。

沿着蜿蜒的小道，零散的幾家門扉都還深深地閉着。沒有啾啾的虫鳴，狂亂的犬吠，在像死了似的空氣的沉寂裏，這世界的一角落是呈露出幽靜的睡態。

忽然地，營部裏的號聲突起了。

一聲，兩聲，連續地，抑揚地，時而激昂，時而悲壯，掀起了空氣的波頭，靜的氛圍必然地給他打破了。

隨了號聲的飄盪，太陽也漸漸地抬起頭來。強的光芒驅走了灰色的黯淡，牠爲人間帶來溫暖的餽還，不管是屋上，原野，都獲得了牠的殷勤的熱意。

這時陽光正射着緊閉着的迎東的幾扇窗，把內裏的整個的房間照得透明，每一個角落都無從掩藏的呈露出牠們的真面目，鏽了的指揮刀戎裝的肖像，吹熄了的煤油燈，一切都在靜態下沈睡着，嘗受到空虛的襲擊。

淑貞已經醒了，但帳子仍在垂着。她睜着疲倦的眼，靜靜地望着帳中的小的空間。在平時，她的身子早離了床，天邊剛露出魚肚白她就開始了她的操作。忙着預備熱水和早餐，在號聲的吹奏時給鄭正湘離開家門，去營部裏指揮操練。然而在目下她還有什麼忙呢？一個多月來，她生活在空虛，悵惘的迴旋之中，老是失掉了生底雜繁地，整天茫然地度過，連她自己都感到她生存在世界上彷彿是多餘的累贅。望着帳上的紋路，從相互的紋路上她幻想出許多事物來，有的簡直怪異得使她啞然失笑了。

她翻過身，面對着是芝子，芝子却被驚醒了。

——媽，爹回來嗎？

自從鄭正湘離家後，每天早晨醒來時，看不見床那邊的爹，她幾乎無日不這樣地問，她是喜歡她爹的，她喜歡她爹比她的母親還要深些，第一因為他從未在她的身上打個巴掌，其次便是他時常領她去鎮上閒逛，而且為她買下許多雜耍和糖食，爹忽然地不見了，這在她的幼小的心靈上是多麼重的打擊，尤其當她看着別的爹領着孩子去鎮時，她更是嚎哭着，嚷着要她的爹，而淑貞有時哄着她玩，有時却在她的身上來洩發她的累積的苦悶，一頓惡狠的抽打是常有的事。

小而敏活的眼睛從床的那邊轉回來，看不見爹的身影，她又失望地問了，可是得到的仍是失望的回答。

——爹回來的，剛纔走了。

芝子不再說什麼，去作她的幼稚的，天真的夢，想着爹回來領她去鎮上的快樂。

淑貞輕輕地吐出口氣來，看着這不幸的孩子，想到她流浪的父親，她真要落下眼淚，自己自從離開家庭，便和他踏上飄泊的征途，年頭在茫然裏躍過了，往事真是一場幻夢，她想到她經過的山，渡過的河流，沿着這程途走回去，她看到她的蒼茫的故鄉，衰頹了的老母，眼內有點潤

濕，她傷心的闔上她的眼簾。

——她最記得真切的是不久以前的鄭正湘的走。

——怎麼就真地這樣走嗎？

——爲什麼不走？老守在這里，永遠不會有出頭的日子。

——在這年頭，能把過活維持着已是僥倖，憑着我們，是難以出頭的了。

——那不行，我必得走，爲了我自己的你們，我不得不暫時離開，好歹我事情有了頭緒就有信來叫你們，根本用不到憂急的。

於是在一個晨光曦微裏他便攜着兩件輕便的行李離了X鎮。

在淑貞的眼裏，她看見了一個被生活鞭策了創傷的臉，深刻的顴紋和憔悴的面頰，她想到自己的命運是不需要排算的，生成了顛沛的遭遇，還有什麼希望呢，整個的夢，祇有讓這殘敗的身體去預備嘗受更苦痛的流離吧？

她不敢再往下想，一切都是使她墜淚的資料，看看太陽已經灑滿了窗扉，戶外也有到人的操作的聲音，她喊着。

——芝子，不早了，起來吧。

於是她又疲倦地抬起身來。

照例地，當她離開床時，她的心頭便激起了這樣一個浪花：

——又是一天了，今天也許有信來？

天天都是在希望，好像渴待着賑濟隊的難民，她是無時無刻不把整個的心放在鄭正湘的來信上，有時，看到了綠衣人的影子，她常會顫抖地，小小地上去問：

——請問有不有姓鄭的信？

結果都是使她失望，使她有到「這一天又完了」的感覺，祇有在他去後的不久吧，她接到他一封平安的家報，在上面他說已經安抵了×城，叫她不要掛念，從此，消息便沉寂了，鄭正湘遺棄了人世似地，再也接不到他的隻字。

——真地，今天也許有信來了！

她自己也找不出什麼理由，她不得已地這樣來寬慰她的沉鬱的心懷，她有把握說是今天可以有信來嗎？不，那僅是一隻渺茫的夢。

她祇有在夢中去尋求她的憧憬。

——多麼長久的守候，腸子都給等斷了。

信來了，而且附帶着好的消息。

信是幸而來的，否則局面更使她難於撐持下去，不獨平時的費用的來源斷絕，就是在鄭正湘臨行時遺留下的柴，米，大麵也都將用，吃得罄盡，一方面，天氣是漸漸地近於酷寒，自己和芝子的身上還穿着單的棉衣，真地在這過去的一個多月裏，她直是度着徒刑似的生活，好像被墜到深沈的陷阱一樣，終日被慘淡的愁雲迷漫着，眉頭很少有展開的一刹那，看着幼穉的，無知的芝子，想到故鄉的老母，再見到前途的黯淡得不能摸索，她的創傷了的心經不起各方面的剝蝕，碎了。

本來她就有一個瘦削的身材，黃色的皮緊包着她的骨頭，手臂和面部都顯着脂肪與血的缺乏，現在眼睛更外地深陷了，喪失了牠們原有的光彩，嘴唇也沒有了紅潤的影子，頰骨高聳着，把憔悴的面容從緊縮的綫條裏烘曬出來，形成了一種幽晦的表情，頭髮是已經剪了的，因為受了生活的打擊，祇賸了稀疏的幾根蒼黃了的遮蓋着她的頭部，彷彿樹木的枝杈在深秋裏落了葉子，使人意識到牠是經過了幾許的風霜而不得不衰滅了。

這一天，接到了帶有好消息的信，不獨在她的枯瘠的

面部刻露出一個希望的微笑，她的全身也像被賦與了活躍的動力。

住在房對面的陳二娘走過來，問：

——鄭副官的信來了嗎？已經得到差事？

聽到這，她有點得意，很快地答，笑着。

——是的，已經有點小事，在×省的保安團裏。

——那麼妳預備什麼時候動身呢？

——就是明天罷。

——明天就走？

——我這樣想。

在她，這裡再也不需要有任何片刻的留連，她已不能再孤獨地生活下去，所以當她接到信以後，她便開始在忙，檢點他們的衣物，售出那不便攜帶的硬頭的傢具，見房東把房子退租，去碼頭打聽去×省開船的鐘點，發給鄭正湘的快信，她高興地忙着一切，笑影留在她那枯瘠的兩頰。

這夜她是享受到一個甘美的好夢。

第二日的早上，晨光的曦微裏她和芝子離開了床，看看房裏已經空了，鏤了的指揮刀，鄭正湘的戎裝的肖像，都塞進箱裏去，現在祇牀下一隻提籃和幾件箱籠，下床後，她又收拾了一件行李，同時招呼房東搬去這張以前借來

的床，她胡亂地和芝子進了些飲食，僱好了挑夫和獨輪車，她便預備去碼頭了。

陳二娘匆忙地跑來，手裏提着兩隻肥大的雞子，說：

——怎麼這樣很快地就走呢？什麼也不及預備，祇有把這帶給鄭副官去喝酒吧。

——不必客氣的，在這裡，許多地方的照應，已夠使人感激了！

一個短促的沉默，在他們的樸實的心裏抽出了別離的悵惘的絲頭，繼而陳二娘幽然地：

——到那里要來信呵！

——當然哪。

——我們不知這什麼時候才可以會見了？

——唉，誰又知道呢？

——向鄭副官說，我紀掛他，以後有了好差使，叫他來叫財生爸去。

這個我曉得的，而且財生爸的事情鄭副官也明白，你放心，鄭副官不是那種人，叫財生爸不要急，耐着性子作，有機會就打信來叫他去。

好像沒有再需要說的話語，芝子在旁邊嚷着要走，財生爸在陳二娘的懷抱裏哭起來，挑夫已經把東西挑出去，

並且嘴裏催促着，說是怕誤了開船的鐘點，淑貞戀戀地回過來看看寂寞的四壁，對這居留了不短的時間的環境忽然地離開使她不自禁地掉淚了，她邊用手巾阻着她的嗚咽，邊想着。

——又走了，又開始了一場辛勞的跋涉。

懷着淒涼的酸辛，她從房裏踏出來，陳二娘默默地送着她，想着與她相處的融洽，現在她是離開了，正不知有一種多麼難堪的孤單的情味籠起她的生活，在門邊，淑貞含着淒然的苦笑，說：

——進去吧，外面冷哩！

陳二娘的心顫抖着，嘴唇裏碰出一句話來：

——好好地走，在路上要保重！

回答的是頷首。

孤獨的影子漸漸在遠遠的原野逝去了，陳二娘嘆息地步進她的屋子。

行旅，在其他的人，將以為是極其麻煩不過的事，但在淑貞，她是慣練了的，她的生活便建築在這種飄泊的行旅上，所以她並不覺得困倦，這不過是征途上的一頁而已，她靜靜地坐着，諦聽着那單獨的輪子響鳴，有時車子忽地失了重心地歪過來，她便急促地抓着車子，讓車子恢復

原來的平衡。

——吱！吱……

車子在單調的音聲裏前進，各個人都默然地走着他們的路程，天空的朝日向地上撒下一大片金光，把整個的原野蒙滿了，雖然冬的寒威是存在人的心底，可是在這溫暖的照拂下漸漸蛻化出不少的和煦的感覺；比方在車夫，挑夫的臉上，竟也滲出幾滴汗珠了，挑夫走在前面，沉重的箱籠在他的肩頭動彈着，看到這，淑貞的心頭暗自地好笑，裏面還有什麼呢？僅僅幾件襤褸的破衣與一些日常需要的器皿，竟也可能地使人想到這裏面是滿貯着珍重的財物哩。

不多久碼頭便到了，她像是一個江湖的人物，毫不費事地她把所有的手續辦妥，她攜着芝子的小手步上停在岸邊的一隻小火輪，雖然人是有着相當的擁擠而地方是那樣的異常之淺窄。

她坐的是通艙，爲了票價的低廉，她不得不投身在那屬於下層階級的羣裏去，她把行李散放開來，和芝子並坐着，預備晚來的睡眠，艙裏的空氣照例地躁雜得使人腦漲，過慣了寂寥的生活的淑貞更是恨得咬起了牙齒，祇有芝子感到不知所以的快樂，睜着她的玲瓏的眼睛，忙着給周

遭一個神祕的巡視。

經過了極度的騷亂，汽笛吹出了一聲尖銳的嗚哨，船便慢慢地離開了河岸，這時淑貞從窗眼裏看着靜靜的×鎮向後面閃過，在她的心裏溜起了一點辛酸的味兒。

——唉，別了，又投向一個新的環境！

船到省裏是次日的中午。

汽笛長嘯了一聲，船身隨着緩慢下來，淑貞牽着芝子走出了艙，在陽光裏舒散她夜來的疲乏，她看看遠遠的青山，頭上的長天一碧的大空沒有殲細的塵末污損了牠的玉似的素潔，水面好像燦爛的錦緞，給太陽幅射出萬道的霞光，不停留地向後面潰退，在一剎那間她的桎梏掉落，她的苦悶的累積給自然洗滌了，雖然水面上的風冷冷地吹着，她的心却是微蘇的。

船埠在望了，茶房高叫着到了××，乘客忙着收拾他們的什物，機聲漸漸低下去，人的噪音代替着喧囂起來，在船面上，淑貞用到飢渴的目光尋找着漸漸迫近的碼頭上的人羣裏面的熟識的臉，在他的來信裏不是說過來碼頭的話的嗎？而且就是打去的快信裏也叮嚀着叫他到碼頭來的，一眼後，船靠岸了，忽然一個微笑襲入她的視覺，在不

知什麼味兒的情緒裏，她也幽幽地露出笑意來，並且指點着給芝子，說：

——看，那邊是誰？

芝子用她的靈活的目光掃射着，依着淑貞的手指向岸頭的人羣裏看，她大聲地叫了。

——爸！

船靠着岸旁拋下了錨，乘客提起下他們的什物，各個人都帶着一個新的憧憬擁擠地踏上碼頭，隨着這人潮，淑貞邊牽着芝子的小手，邊看管着挑夫的箱籠和行李，她慢慢走上了岸頭，剛上岸，鄭正湘便把芝子接去了，雖然關別在他們是平凡得無可再平凡的生活底表現，尤其如這次的分手祇是短暫的幾個日頭，不過多少都覺得似有點靈感挑撥在他們的情愫裏，從生底苦惱裏抽出了慰藉的絲頭。

——剛接了你的信，知道了這班船，來便巧地遇見了。

鄭正湘雇了馬車，把行李箱籠放妥了之後，向淑貞飄了個微笑來。

——一個多月來，過的那里是人的生活，天天在等着妳的信，腸子都給等斷了，你人是離開，家中的米桶差不多見了底，你臨走時留下的完全都用，吃完了，不說別的

，你看，到現在我們還穿着這樣單薄的棉衣。

——是的，一切我都明瞭，好歹現在妳已經到了這裏，我也可以放心，今天早上上頭來了一個命令，因為西村的匪又猖獗了起來，明天我們就去那地方去清剿，假使我能僥倖把匪撲滅的話，馬上我就是大隊長，月薪沒有一百至少也有八十。

鄭正湘似有點歉意，想作點工作來贖回他的罪愆。

在蹄聲得得裏他們抵達鄭正湘的寓所。

料裏着用具，從新佈置房間，敘訴着關別裏的悵惘的情緒，時間不留意地溜過了。

這一夜他們重溫了那久疏的歡情。

翌日的黎明，鄭正湘便要去團部集合，臨行時，淑貞幽幽地說：

——怎麼剛在一塊又走了呢？

——這次是無關係的，至多三五天就可以回來，而且，記着，回來的鄭正湘已是一個有到隨從侍衛的大隊長，妳將是一個大隊長夫人。

——不要說吧，快點回來，免得又要人伸長了頸子望着。

遞過了一個笑，鄭正湘雄糾糾地走出來，爲了有到撞

憬在他前面照引着，他似重新獲得了青春的動力。

到團部時，軍笛已經在幽長地奏着了，見過了團長，接受了一些關於突擊的戰略，團長說過這樣的話：

——看你的吧，贏了就是大隊長，不過一切都得擔心，這次那邊是拚着死來幹的。

在鄭正湘的嘴裏唯唯地應着，然而在他的心頭却這樣想：爲着大隊長這頭銜，死也得幹一下了。

存着這種死也得幹一下了的堅實的心他出發了，隨着隊伍的行列，步伐與應着韻律的進行的號聲，各個人的臉上都從黯黃的面皮裏露出莊嚴來，團長騎在一頭高大的黃色的駿馬上，威風凜凜地隨在後面壓着，在他的身後更有到一面紅邊藍底的軍旗，爲這行伍壯了不少的聲威，在途上進行着，他的心是騷動地，他想到關於他此後的生活的方式，不是嗎？假使幸而升了大隊長，生活該可以比較地改善了，這樣想着，他更有勁起他的胸脯來，用力踏着他的步履。

五

正是月上柳梢頭的黃昏，

空氣是冷凜地，四野是靜寂地，一兩隻寒鴉從長空掠

過，悲鳴更挑撥出幽靜的恐怖。

駐紮在西村的保安團，這時已經進過了他們夜晚伙食，守在他們的隊伍裏，有的在擦槍，有的在找夥伴兒閒談，各個人都想到這晚是不會安生度過的，尤其鄭正湘，他却正期望着一場劇烈的格鬥。

哨兵遠遠地在踱着腳步，荷着他們的實彈的槍桿，眼睛常是凝望着昏黯的對面，誰也不能担保誰的生命能延長多久，生命在他們是被忘記了的，他們祇知道：見了敵人，射擊。

碰！

就在這死了般的空氣裏，槍聲在遠處響了，哨兵機械地迅速地伏下身來，在地上劃了個一字，槍口瞄準了前面。

碰！碰！

於是全團都準備了，起了一個小小的波動，鄭正湘用手緊扣着手槍，他恨不得馬上領一隊人向對面衝去，團長嚴肅地走上了土堡，用望遠鏡瞭望着，藉着月色，他看見叢叢的黑影在那里移動，無疑地，戰鬥便這樣開始了，當團長發下了他的攻擊令。

碰！碰……

碰！……

靜寂的原野逃避在一旁流淚，這里給戰神迷漫了。

鄭正湘領着幾個弟兄們，隱藏在柵柵的背後，在猛烈地射擊着，他把手槍扣在腰旁，他端着步槍，憑着他的十幾年的經驗瞄着準，這時，隨時都有死的可能，子彈常從他的頭上溜過，可是他並未顧及到這許多，他把整個的心放在槍桿上。

五分鐘過去，局面在這種掙持下，但，一剎那間，空氣忽地緊張了，無數的黑影向這面移動，頑強地不顧槍彈的掃射，像野獸似地在爬行着。

這邊於是也動作了，躍出了他們的障蔽物，奮勇地高喊着殺聲，衝殺了過去。

——弟兄們，幹一下吧！

鄭正湘首先跳出了柵柵，弟兄們隨着，爲了內在有到一個希冀，由這希冀他全身都裹着威力似地忘記了一切。

槍聲，機槍聲更外地密了，似是煮沸了的粥，聲音不斷地滾着，殺聲震撼了全村，火光在月色下閃動，月色反顯得黯淡了，有時，一個倒了下去，而其他的彷彿未看見樣地仍往前面衝，火燃燒着他們的心，眼睛是被殺氣蒙蔽了的，忘記了生死與他們的關聯，他們祇曉得衝殺。

鄭正湘俯着身子，邊射擊，邊前進着，忽然，不知怎樣地，從正面飛來一顆流彈，急速地鑽進他的胸膛裏，隨着鮮紅的血滲透出來，染了他的草黃色的武裝，可是他祇皺了皺眉頭，用手按了按傷處，繼續地射着進着。

——幹呵，弟兄們！

弟兄們看看他，有一個驚訝地說：

——你掛了彩了！

——不要緊的，這點算得什麼？！

他實在太興奮了，興奮得像一頭野獸。

然而走不了幾步，一陣痛楚使他痙攣起來，他拋棄了手上的手槍，雙手緊按着傷口，倒在地上不住地滾着，滾着，口裏送出慘痛的悲鳴，作最後一刹那的掙扎。

弟兄們跑來想把他招回去，可是他却漸漸靜下了，不響了。

六

淑貞攙着芝子的手從外邊進來，芝子哭嚷着要買在外邊看到的玩具，淑貞說：

——不要哭了，爸明天回來升了大隊長，什麼東西都可以買給妳！

芝子不再哭了，淚眼望着她的母親。

同時在淑貞的心頭也真這樣想到：

——假使他升了大隊長，生活該可以比較地好了。

——二十二，五，十三，在南京。

幸 福 的 哀 歌

實 價 二 角 半

何德明著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何德明先生作新詩將垂四年，先後在國內各大雜誌發表甚多。作者對作詩態度素主嚴肅，從不苟且；本集共收詩十餘篇，幾無一篇皆非精心結構之作，洵為近年來中國新詩壇之意外收穫。

詩 三 篇

何 德 明

低 訴

我不是常對你起誓，
我總得作個好人；
我要寫些不朽的詩，
讚美你像讚美神。

如今畢竟不睬我，
我說不出地難耐；
沒有眼淚在心裏哭，

把自己青春摧殘。

最後的誓言

這是我對你最後的誓言：
我再不把你忘記了，
事要朝朝夕夕把你懷念。

從前我對你還不能忠誠，
(全不曾了解你的心)。
今後我可要把你記分明。

願我們兩顆心牢牢連起，
誰也不把誰來捨棄——
你永遠是我我永遠是你。

生與死

——英國 A. A. Procter——

『甚麼是生，父親？』

『孩子，戰爭，

那兒強壯的兵士會消沉，
那兒謹慎的眼睛會受欺，
那兒勇敢的心也會沮喪。
那兒敵人集合起每隻手，
沒有停留在白天和夜深，
就是柔弱小子也須站起，
在那激烈的酣戰的時辰。』

『甚麼是死，父親？』

『孩子，永甯，

當鬪爭和辛勞都已完盡，
上帝的天使，她溫柔幽靜，
她說我們再不需要戰爭；
她驅散那一羣惡魔精靈，
命令那戰爭的聲響歇停，

從敗者手拿開鎗和旌旗，
她宣告一個永遠的和平。」

「讓我死去吧，父親，我戰兢，
怕在這恐怖鬭爭裏生存！」

「小寶貝，在這人生的戰場，
上天定會獲得王冕取勝；
雖敵人是凶暴，但也真誠，
他憐愛那些稚弱和天真；
況且天使總在你的左右，
上帝是要庇護一切衆生！」

魚

路 吻 紅

一

今天是昨天的連續。

在層雲片片的灰空中，什麼都死過去了。都會給迷蒙的濕霧籠罩着，祇見到一些深暗的輪廓。

黑暗給街上添了光，一直侵進小巷裏去。

夜風帶了點寒意，一縷縷襲來，吹動了那百貨公司大放盤的旗幟，電影院的廣告，高聳巍峨的大酒店；更吹動了咱們黃瓜的純潔底心。

「今天魚價准低落了些吧，聽說由西江來了幾條船？」

」

其實誰都沒有跟黃瓜那天字第一號傻瓜脫話。這麼早

，准不過四句鐘，有錢的紳士纔撲了舞姬，坐汽車兜圈子回來，買辦企業家，金融巨頭正在××酒樓，開了多頭會議「殺多頭」的公債大王正忙着拍電報，老總們正蹲在烟床上，策劃着：「對外抗日，對內勦共」的政策。紅信人揣在戀人懷裏撒嬌。下賤的賣淫女人跟輪值第十二位的客人幹工作。

黃瓜究竟算不得怎麼傻；其實他常常都在想念魚價低落的。

一次，他在西欄碰到了在東山擺魚攤的倫老大。媽的，倫老大今天的臉色可就有點不平常，他闊步，拖着白裏泛青的臉皮跑進來。眉梢沒開展過，還沒開口，就拍了黃瓜的胳膊一下：

「嗨，黃瓜，你知這一個消息吧！」

倫老大向他使了個眼色，又緊緊咬着他的耳朵說。黃瓜驀地發了一下楞，心眼兒完全迷塞過去，他簡直思疑自己在造夢。

「你說什麼，老大？阿拉聽不懂！」

他歪着頭，豎起耳朵。

「咄，你這麼傻頭傻腦！」

倫老大狠狠的向他橫了橫，把那跟芭蕉大的手指向黃

瓜的臂膀一拉，走出了那魚欄的木欄：

「你不知道這密祕的消息吧？聽說魚欄方面要加僱什麼僱呢！」

「真？」

黃瓜豎起耳朵，有點不大相信樣子。

「呸，傻瓜，誰向你撒謊？」

倫老大拉長了臉，赤着頸子；眼珠子泛白了幾泛白。這是他在憤慨中常見的現象，吐了口濃唾沫在那濕漉漉，蒙着一層黃塵的土敏土上：

「你這人可真不識相！人們向你好好的把祕密的消息告訴你，你倒思疑起人們來！」

倫老大心眼兒一橫，就想跑過了；倒給黃瓜一拉：

「呸，你纔是傻瓜啦，老大！誰在思疑你？你倒瞎三話四；不過這消息無論如何都得令咱們驚奇可不是！」

黃瓜又向倫老大那副傻相看了幾。可是他依然沒表情地在拉長了臉，會泛白的眼睛彷彿在說：

「你不信就拉倒，說多了話幹嗎呢？」

然而這句話雖不曾在倫老大口中倒了出來，倒把黃瓜怔了怔。

「啊啊！你告訴我吧，加僱加到什麼程度？」

黃瓜說完了又透了口悶氣，默默地在等着倫老大的回答：

「聽說每兩加二分，可是我知得不大清楚；不過「價」總是要加的，而且時間就很迅速，在下月就要實行！」

倫老大沒表情地，一口氣說完。

黃瓜儘量望着他發楞，

加佣？加什麼鳥？媽的，什麼鬼魚欄！一古惱兒吞了咱們的油水，沒抵抗還想吃了咱們的肉？黃瓜氣憤憤的想着。

時光像一個巨輪，很迅速地前進！

幾天都過去了，離倫老大所說的加價時期不遠了，魚欄方面還沒正式表示「加價」。在一部份的魚販，最低限度在黃瓜自己；以為「加價」那事，究竟是像倫老大所說：「一個秘密的消息」而已！「消息」跟「現實」是隔了條深淵。

黃瓜不把這鳥事放在心頭上了，生活又平靜過去。

迷迷惘惘地，黃瓜挑着一對魚桶，在水門汀的馬路前進！

沙，沙，沙！一陣刷馬桶聲瀰漫了整個黑暗的都會。跟着是姨娘們的呻吟。漂亮女人的落紅的芬芳四散。

「操你媽的！」

黃瓜沒目標地罵了一聲，就趕快拉開了脚步。

下弦月吊在半空中。若隱若現的朦朧月色，照着那些姨娘們愁苦，失眠的紅眼睛，金漆馬桶跟年青的姨太太在性慾高潮過後的一樣有神沒氣地歪在馬路邊。

二

五月天，太陽像一個火盤。

猛烈的光強燒焦了都市的建築物。燒焦了年青戀人的鮮紅的心。燒焦了黃瓜那弱小的靈魂。

「到了黃昏還是那麼熱！」

黃瓜脫了個清光，露出了兩條黧黑的，蠻大的胳膊。胸膛是着一叢烏毛。那闊板臉滿鬚了鬍子，跟蝟刺那樣，看來活像梁山泊的好漢「黑旋風」。

平常，在黃昏，收好完魚攤後，黃瓜總愛拖了一身魚腥，魚鱗到小北門「潤英飯店」那兒去喝酒。「潤英」雖然是一爿很渺小，很骯髒的下級飯店，但早就成爲黃瓜一輩子的俱樂部了，尤其是在黃昏的時候。相識的，不相識的，落在同一命運裏，跟一個悲慘的環境掙扎。歡喜的時候，端起酒碗，放下筷子來說幾句。罵一罵天下的不太平，要待真龍下世。罵一罵日本鬼的兇蠻，資本家對窮人的壓迫

。歡喜時，說聲「對」！不歡喜時又吵罵一頓，也是快爽的！

又是捧着蠻滿的一碗雙蒸酒從厚安酒鋪出了來。

「嗚——嗚嗚！」

一輛從小北門到西關的「交通」車從黃瓜的身跟擦過。

「嚙！」

黃瓜本能地把身子一歪，汽車飛過去了。可憐那一碗黃湯砰一聲摔在地上。黃瓜發獸過去了。

噉噉，咕咕！

一陣笑聲纔把他那飛遁了的靈魂叫醒過來。

「媽的，那些怪東西可真顧不到咱們窮人的性命。要不是你爺爺心靈手快，這條老命就活不成啦！」

黃瓜雖然這麼的罵着，可是那對烏溜溜的眼睛儘望着那灑了滿地的酒。

「噉，黃瓜，老立在這兒幹嗎呢！」

黃瓜的脊背驀地給人拍了拍，湊過臉來是胡老衍。胡老衍跟黃瓜都是「潤英飯店的老主顧，而且他們倆也老合得來。胡老衍是搬運坭砂的散工，天天都拖了一把臭汗那兒來，跟黃瓜的魚腥沒有兩樣。

「噉，這算得什麼？」

人們有時嘲笑他們身上的氣味時，黃瓜總愛這樣辯駁着：

「有錢的有閒階級嫌自己身上沒什麼刺激的氣味時，就愛化一百幾十塊錢到外國去買什麼巴黎香水，香粉；咱們窮小子雖沒有錢去買那個；可是自己身上的氣味就儘夠刺激啦！那就是汗味和魚腥！」

黃瓜總愛這末誇耀着。

三

「喂，衍哥，你知道吧，中國快就完了！聽說東洋鬼子打進了熱河了呢！」

坐在角落裏，獨自個兒喝着黃湯那個孫憨子，緊縮着眉梢，又一下子喝了口深深的酒。兩支發炎的眼睛儘瞧着老胡。

「可不是？中國人太壞了！」

胡老衍纔把一大塊肉塞到咀裏去，不大清楚的胡亂答着。

「我可不大相信！中國雖然弱，可是還有那末多土地，人民。我聽到很多人說中國的軍隊比洋鬼子的多得多啦。」

「怕甚麼鳥」？

穩在板櫬上的任老二皺眯了眼睛，跟鼯鼠那樣說着。

「放屁」！

黃瓜「辟拍」一聲把筷子向檯上一拍，匙羹跟着跳將起來：

「老二，你真是瞎着眼睛說夢話！你瞧東洋鬼子調了幾萬軍隊開到咱們東三省，二十多萬中國軍隊全退走了！最近義勇軍也節節敗了。什麼馬占山，蘇炳文。什麼丁超，李杜可不全給東洋鬼子攆到俄羅斯去？」

任老二沒表情地瞟了黃瓜一眼，似乎是屈服過去了。事實也是如此，黃瓜常常在市場那兒聽到了很多消息。像先前××要人遇刺跟中紙停兌的消息都是黃瓜第一次告訴他們的，因此一輩子也就很看重黃瓜。

誰都停了筷，儘望着他，但沒誰先開口。

「黃瓜大哥說得對！」

那個「對」字在胡老衍口中說得怪嚮：

「在我個人看來，東洋鬼子雖然是可惡；可是更有可惡的，那就是漢奸，統治階級跟壓迫咱們的資本家！漢奸是全泯沒了良心的狗，不必說：統治階級却借着『抗日救

國」的口實，多抽了什麼救國租捐，航空捐款，什麼救濟東北義勇軍費。哼，媽的，可不全是括了咱們用肉和肉換來的金錢去玩婊子，抽鴉片？至於那些資本家就更可惡，天天都壓榨咱們！」

胡老衍說到這兒就很憤激的叫了一聲：

「完了，咱們是活不成的了！」

「哼，說起什麼鳥資本家來，我就心痛。什麼鳥，資本家！阿拉見一個，殺一個。媽的，資本家要不能全死了去，那天下就永不會太平！」

有了點酒意的孫憨子，反赤了脖子，瞪大那發炎的眼睛在罵。其實誰都知道那發牢騷的孫憨子是先一個月，在「綿遠」紗廠給攆了出來的；因此，他痛恨資本家比其他的熱烈得多，單在潤英也發過了十來次牢騷了，人倒不大理會他。

「唉，咱們窮人多說也不中用，活了一輩子也沒有出息，血，天天給有錢人吸。肉，天天給有錢人吃！活下去幹嗎呢？」

黃瓜噴了口湯在地上：

「你聽，連咱們販魚的也沒死所了！」

「啊啊，黃瓜大哥！我忘記了問你一聲，聽說明兒你

們販魚的要罷起市來囉，什麼事？」

胡老衍很神祕的凝望着黃瓜。

「哼，還有什麼？可不又是攔的烏龜資本家壓迫咱們的反應！」

黃瓜蠻大的胳膊向桌上一拍，兩隻空著的碗掉在地上

「狗爺的魚欄，又要加起佣來了。甯哥，你瞧咱們販魚的生多難幹？大頭魚也要你二錢多銀斤。唉，咱們賣了三十多斤魚，一天祇能掙得一元八角。要是那天是淡市的話，那就活該！今次那狗爺的魚欄還要加佣，那就簡直是剝了咱們的皮。這次咱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屈服過去！」

「嗯，那末咱們可不就沒有魚肉吃，幾時纔罷市？」

像鼯鼠似的任老二這末緊縮着臉皮說。

「明兒一號！」

黃瓜滿呷了口湯：

「你們可沒有沒魚吃的痛苦！咱們魚販子可不會直接跟魚船交易，一準要靠什麼魚欄嗎？魚欄不過是交易所吧了，沒有了魚欄，我們不見什麼了不得！咱們魚販子所說的「罷市」就是對魚欄的罷市。咱們以後就跟魚船直接交易！」

「啊啊，這纔是活路囉！要是連魚也不賣，你們魚販子也要捱餓啦！」

胡老衍這末同感着黃瓜。

「成！」

「啊，黃瓜，你們這種政策，就可算是『長期抵抗』吧！」

孫憨子說了這句，誰都嗤的笑了起來。

四

沒有月亮，殘星掉在江心。

早班小汽船，從江駛了進來。江水驀地攪起白沫，接續是幾聲汽笛。年青的年戶女人，從夢中驚醒，探頭出船窗外望了望，說聲「管他娘」，又睡過去了。

一枝，兩枝，無數枝的船桅在迷霧中飄蕩；間或一兩盞桅燈還得沒熄滅。

「噲，咱們不到魚欄去，到那邊碼頭跟魚船直接交易嗎？」

「一準，難道咱們要在資本家跟前屈服？」

一堆堆，弱小的灰暗的殘缺靈魂，抱着破碎的心靈，拖着笨重的脚步，迷迷惘惘地沿着那死寂寂的長堤跑。

樹飛過去了，街燈飛過去了，建築物也行行列列飛過去了。

「龍二，龍二，替我稱四十斤大頭仔(大頭魚)二十五斤鯪魚！」

「我也要五十斤大頭仔哪！」

弱小的靈魂噴出那粗獷的吶喊，瀰漫了那碼頭，那魚船；甚至那黑暗的都會。

「嗚哇！」

「滾，老鄉親別擠到我身上來！」

「魚籠？喂什麼鬼，我的魚籠飛到哪兒去。噯，媽的，小竊三連魚籠也偷去了，非懲戒一下不可！」

「操你妹妹，別擠下船來哪？」

一切都顯得不平常。

一個，兩個，幾百十個烏溜溜，頭頂冒出了烟的怪東西亂鑽。

吹來一陣晨風，跟着是幾句粗獷的口氣：

「噯，你們全滾出去，這碼頭是咱們欄裏建築的！」

魚販們湊過臉來看，是欄裏幾個蠻大流氓：就是何吉安，毛頭，王疤子，施子平跟施汝幾條狗虎起臉衝進來。

「你們滾，咱是要鎖關的！」

綽號「下山虎」的施汝，把衣袖一掠，睜大了眼罵。

「哀，施大哥，賞一次臉吧？咱們這頭交易完了，也就不打攪你們的碼頭了！」

在黑暗中，不知誰擠出了這句乞憐的哀音。

「哼！」

「下山虎」施汝冷笑了一聲，湊過臉來又諷刺：

「滾！你們馬上離開這兒賞臉？你們既然杯葛起咱們的西欄來，還有什麼臉可賞！你們本領大你們去硬幹！」

又是一陣歇斯底里的笑。

「滾，你們馬上離開這兒！」

施汝那狗又把衣袖一掠，幾乎又動起手來啦！

「哼，老施！你別恃着資本家的聲勢來威嚇咱們！你們，狗！吃了主了一碗半碗冷飯，就咬起咱們來？」

猛不提防又閃出了一條好漢，挺着黑茸茸的胸板，那就是咱們的黃瓜。

「噯啲！你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孫汝可冒起一把火啦！他一條蠻大胳膊推將出來，回身就立了個鐵門八字馬，兩支眼睛冒出了血光。

「可不是，你們裏的狗一古惱兒吞了咱們的油水，回過頭來，還要吃咱們的肉，哼，咱們不是小舅子纔給你們

屈服！」

黃瓜胸曠兒又是一挺，挺出了十足的神氣。

「唉喲」

說時遲，那時快。「下山虎」的蠻大拳頭咚一聲碰在黃瓜的臉上，接續是使了隻飛腿。黃瓜把身子一歪，扭了個花門，「拍」一聲，施汝給退了幾步。

「阿拉就不怕狗！」

黃瓜又想追趕過去，倒給一輩子拉住了。另一面，那幾個看風色的狗也一把挽住了施汝。

「媽的，別拉拉扯扯，老子今次跟他拚命！橫豎這條老命是活不成了！」

黃瓜瘋狂了似的跳着。罵着。

「啊啊！難道老子，就怕「汝？」

施汝又伸出兩條胳膊來。他雖然這麼裝腔作勢，心坎裏到底有幾分害怕起黃瓜來；爲了他是想不到有了這麼個勁敵。

「咱們好好的說道理，用不着動手動足的！」

施子平那狗抖顫着，半屈服的說。

「哼，你們狗還有道理講？」

黃瓜又搶白了他們一句；可是歸根雙方都讓了步，這

一天交易完了纔許可狗把碼頭鎖起來。

「狗X的，咱們明兒放艇過去跟魚船直接交易！」

「一準難道這樣就屈服了？」

五

第二天又是昨天的連續。

在深沉的，飽含着水分的濃霧中，又擠着一羣黑壓壓的弱小靈魂沿着江濱滾動。

二十二年九一八前三日在南國

民生主義

統制經濟論 何迺黃著

內容分五大章、全書十萬言。

- 一、由自由主義到統制主義
- 二、統制主義的理論及其發展
- 三、統制主義必須具配的條件
- 四、統制主義與中國的出路
- 五、民生主義與統制主義

線路社預告

平明雜誌

第二卷 第廿一期要目

十一月一日出版

德國退盟與世界政局
日俄關係與張美俄復交
帝國主義在華金融統治與中國金融
世界工人失業恐慌中之中國勞工問題
滿洲不能解決日本的經濟問題

世界論壇

1. 德國退出國聯
2. 羅斯福上台六個月後之政績
3. 石井的荒謬

大事述評

漫譚

1. 別有洞天的巴黎
2. 下野後的胡佛總統生活
3. 西藏的婚姻和喪葬

幻影(續)

克拉拉(短篇小說)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出版發行處 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十二號

平明雜誌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各大學號房

價目 半月一册每册二角三月一元一角
半年二元全年三元捌角郵費在外

支那奸細

陳清華

這是一件突然而來的一件意外的事吧？魯平昨天竟從戰地裏逃回來了，自從S埠發生戰事以來，魯平的母親便擔心起魯平在戰地上種種的危險，她爲子而焦急的心幾乎要破裂了，她曾經寄去了不少的掛號信，要她的兒子馬上歸家，但據魯平的回信看起來幾乎是絕望：「……母親呵！兒子決不能因這點戰事而放棄了我的學業，爲着前途幸福計，眼前無論如何的危險是決不能回來的，而且我們的學校是在戰綫範圍之外，尤其是在帝國主義者勢力之下的租界，我們托着租界的保護可說是絲毫沒有危險的，至於當義勇軍和敵人打仗的話是兒子始終最不願幹而且最詛咒的一樁事，兒子只知道是爲求學而來的並非爲打仗而來的，總之：萬事兒子都能自主的把握住，這一切要請母親寬

心……」。但魯平的母親雖然接到她的兒子這樣一封解釋安然而絕無危險的信，還是不大十分放心，因為昨天突然從鎮上傳來了一種極不利而帶着恐怖的消息，就是：「××大學的義勇軍百餘人忽告失蹤，同時××大學亦被敵人飛機砲火炸毀了……」，這種可怖的消息立刻瀰漫於這小小的×鎮，許多好事的村人便交頭接耳，三五成羣，這裏一堆人在聚議，那裏一堆人在討論，在這種人言嘖嘖，街談巷議的緊張形勢之下竟引起了神經敏感的她，頓時覺得這種消息對於自己的兒子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她的兒子即是××大學的學生，於是這事使她不敢再設想下去，她曾經痛哭而至於昏絕過幾次，然而；在數千里外的魯平何嘗能知道依門望子早歸的慈母心切呢？

今天却出乎意外的魯平竟安然無事的從槍林彈雨的戰地上歸來了，這不能不使她曾經幾度昏絕過的老母歡喜交加，還有許多同宗叔姪和鄰居鄉人都相傳的圍上來要看看這個所謂「義勇軍」的是怎樣的一個怪物，但給他們失望的是很平淡的穿着一套半新不舊的嗶嘰西裝，而且那副和數年前毫無異樣的臉龐和身材，雖然他近來因操勞過度而有點瘦弱，但是，依舊是幾年前一樣的一副熟識的臉孔，於是村裏人也就毫不畏懼的霎時和藹親熱起來了。

「情形怎麼樣了？據昨天××報的急電不是報載着吳淞炮台失守嗎？聽說閘北和江灣一帶亦已被敵人佔據了？噫！完了，完了！說不定今天或明天就要打到這裏來了……」，素頗關心國事的少英，（魯平之表弟），當魯平尙未脫下帽子和大衣時便這樣急急的欲知戰地的形勢。

「噫！英，事情越弄越糟了，雖然每天的報紙都有同樣的披露着確切的消息，但這不過是片面的，事實何嘗是如此的簡單呢？據說日方已提出哀的美敦書，強迫我政府簽字承認了，雖然曾被我忠勇的十九路軍加以痛駁其荒謬之牒文，但終歸於屈伏了，最後還是接受對方的條件而逐一實行了，而且……」魯平一面脫下大衣一面滔滔不絕的向着少英解釋着最近戰地的大勢。

「什麼？對方提出條件嗎？可不是向我軍講和」？少英似乎沒有聽清魯平剛才所說的話而這樣重復問了一句。

「哈！講和的條件何苦要用『強迫』二字呢？『強迫』！哈！媽的，『強迫』在我們政府看來的確是名正言順，一點兒都不覺得是『強迫』。

「那麼？對方這次所提出來的條件大概也是不利於……」，少英蹙緊着眉頭像是很擔心似的這樣問。

「那當然，這不但對於我們不利，更進一步說是要亡

國滅種的呵！假使我們政府真承認的話」；

『呵！那不知對方所提出來的條件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平！你能告訴我一些大略嗎』？

『大略！倒還記得，就是『全文』也未嘗忘記，因為這是我們喪身賣國的契約，我們何嘗能忘記呢？而且……有許多愛國的青年志士，正像你一樣的熱烈愛國，但都給政府當局用一層烏賊賊的布幕把他們籠罩着了，他們不知道布幕裏究竟是蘊藏着些甚麼？他們只覺得黑暗，……一切大事惟委托於幾個自稱忠心愛國的執政者手裏，甚至於還握緊着我們每個同胞的命脈，因此我們覺得目下要救中國非先喚起民衆不可，我這次回來也就是擔任着×××抗日救國軍宣傳組的使命』。

『平！剛才你不是說對方提出條件嗎？但究竟是什麼條件』？少英像是很關心着對方提出來的條件似的，於是便緊緊的追求着解答。

『條件？好的，你已然要想知道，我就索性講給你聽吧』？

『第一，是限於××小時以內將現據之全部軍隊完全撤退上海……』。

第二，是在貴軍撤退之前，上海所有日人之生命財產

，貴國應完全保護之責任……。

第三，是關於貴國排日運動及反日團體應一致取締嚴辦……。

第四，應將抗日軍之各將領撤職送交日方……」，呵！我不忍再說下去了，難道像這樣無理的要求還算是條件嗎？哼！這簡直無異於一尊大炮在向着我們四萬萬同胞掃射。

「……只有，只有忠勇的十九路軍是值得我們讚譽的，然而，蔡軍長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一個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殺死吳淞炮台官也是出於一種義憤的豪舉，聽說吳淞炮台官是當今老蔣親信的人物，並且老蔣曾拍一道急電令他不可抵抗的由日本艦隊自由駛進吳淞，後來不幸這消息被蔡軍長探悉了，於是便把他結果了，嗣後果然在炮台官的身上搜着幾道老蔣令他不可抵抗的電文，據說那時蔡軍長還打電話去大罵老蔣一頓……。

「其次值得我們佩服的就是反駁日方的牒文，這道不變初衷而勇敢沉痛的牒文是如何值得佩服呵！他說：『本軍是中華民國的軍隊，不受任何政府所管轄，所有一切的行動，由本軍全體將士主持負責，……而軍人報國，雖粉身碎骨，亦乃分內之事，大戰開始之日，即本軍授命之時

，尙留一卒一彈，亦不讓敵人逞兇，我國士官人民，已抱必死之心，團結一致，前仆後繼，則本軍犧牲之責任，伏屍流血的戰士，亦必含笑於沙場……」。魯平說到這裏確實有點累了，但忽然聽見少英像發瘋似的暴跳起來，喊道：「×××軍萬歲！×××軍萬歲！」

「真的，在此國家危亡，千鈞一髮之際，若非這保國衛民，奮勇先登的十九路軍起而殺敵禦侮，真的我們中國就要滅亡了，政府雖然忍心坐視不救，不肯出兵援助，但是我們百姓却自動的起來組織募捐隊，後援隊……等，總之，有的輸財，有的輸力，無論男女貧富，都極踴躍的捐款援助，聽說募捐的約有數百萬，單就南洋匯來的就有幾十萬元了……」

「……………」

「英！昨天刊在×××報裏面有一段消息你看到了沒有？據說南市救火會汽車夫××，爲日兵強迫駕車，但該車滿裝軍火，××爲其脅迫不得已將車直駛至浦江，甘與洪流同殉，日人軍火全部沉沒……」，像這樣智勇雙全的愛國烈士，實令人起敬」。

「然而，平呵！日本鬼子到底是世界上最殘忍最惡毒的人呵！他眼看勢頭漸漸不支了，知道上海難於佔據了，

於是便施行他野蠻陰險毒辣的手段，將我國的文化機關全部燬滅了，像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還有各中學大學都一齊在這無情的炮火殘摧之下犧牲了，如同濟大學，持志大學，勞動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上海法學院，船商學校……等，都同樣的遭受敵人蹂躪，這豈不是一件痛心的事嗎？還有呵！據美國調查所報告閩北區計工場三百九十七家，被燬損失達七千三百萬元，失業者八萬六千人，又虹口區工場三百三十三家，損失九千五百萬元，失業者十一萬五千多人……像這樣鉅大的損失和多數的失業者，誰能預料將來的社會不會發生恐慌呢？總之，這次上海燬壞及損失之數已達十四四萬萬元之上了，噫！少英！像這樣無理任意的毀壞我們的生命財產，我們豈能不圖報復嗎？但是，我們應如何的報復呢？我想；除非每個人捨身一死的到前方去和日本鬼拚命去……」這時魯平幾乎要跳起來了，他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許是因為他情感太過於憤激了的緣故吧；於是兩行清清的淚兒已掛在他的眼角上了。

「去！我們馬上就去！到前方和日本鬼子拚命去……」，少英握緊着拳頭激昂的嚷着。

「呵！現在幾點鐘了？英！此刻我想該到關帝廟去了

……」說着魯平便站起身來往外跑，少英和堂裏的人也跟着跑出來。

關帝廟本來是很熱鬧的，又加以今天恰巧是什麼神的誕節，於是關帝廟便比平時更加熱鬧而擁擠了。

當魯平剛跳上關帝廟的石階上時便看見一個非常面熟的人在牠的眼前閃過，但仔細一看，却又不見了，這也許是因為這裏人太擁擠了，但魯平却毫不在意的向四下裏一望，知道這時候正是開始工作的時候了，於是便『嘩』的一聲，把手裏捻着的傳單向人羣裏拋過去，那些紙張碰着空氣便立刻散開來像幾千隻的白蝴蝶一樣的在半空中飛舞起來了。

『諸位同胞！……』魯平在開始演說了。

『……日本鬼子已提出最後的通牒向我國政府強迫成認了……我們政府已經黯然接受了……而且……』魯平剛說到這裏突然又看見剛才那個面熟的人閃在人叢裏對他現出一種極可怕的猶笑，於是魯平的臉色又即刻沉鬱下來，但一剎那又恢復了他的常態，接着魯平便再繼續說下去；

『現在一切的事情都完了，我們只好等待着做未來的亡國奴，我們的妻子兒女，都被倭鬼子強迫姦淫了，糟塌蹂躪了，我們的房屋田地，我們的生命財產，都被剝削搶

奪了，都統統被日本鬼子拿去了……我們應該起來……』這時魯平確實有點累了，但他看到這許多擺在他面前的無數的熱烈聽衆，便毫不覺得疲憊的反加起勁的一直說下去，直到他聲嘶力竭時才略爲停止，但他回到家裏來時已是上燈時候了。

太陽漸漸移向西邊墮下去，月亮恰像跟在太陽的背後似的慢慢的從東邊昇上來，正在這日落月昇的黃昏時候，從遠處逐暫傳來了幾聲炮聲，但他們起初都以爲是××砲營的兵士操演時的練習，因此大家便毫不在意的若無其事，因爲他們已聽慣了，當每天的黃昏時候他們是照例的聽到這樣砲響的聲音，因此他們也就毫不奇怪的了。

黑黝黝的夜幕籠罩着宇宙，四下裏像死一般的沉寂無聲，只有那被烏雲遮沒了的幾點殘餘的星，掛在牆角上不斷的掙扎，不時放射出黯淡無力的光芒，使人格外感到一種淒涼的憧憬，彷彿像牠才知道還有個未來的明天。

時間是在夜深的十二點鐘左右，魯平因日間的演說及旅途辛苦的緣故，現在正疲乏到全身沒有一點力氣的像橡皮糖一樣的嫩化無力了，事情是這樣的開始的，當他正在做着甜蜜美夢的時候，也就是他損軀亡命的一刻，當他尚未睡醒之前，他已置身於敵人之手，他已是一個臨死前的

軟弱無能之俘虜了。

然而最使他莫名其妙的就是他始終不知他之所以被捕的一段因由，他自從生一直到死，都是在渺茫之中，他現在開始覺得宇寅間的一切是空虛，幻滅，以至於倫亡，然而那些使人追求的榮耀，富貴，奢侈，快樂，……一切的一切，都是人間的一種美夢吧了。

一個年近三十左右的日本長官操着日語對着一個士兵略略的說了幾句，又另外一個軍官模樣的日本青年，手裏拿着一張雪白的紙條，大模大樣的走到魯平的身邊，很規矩而恭敬的先向魯平行了一個軍禮，然後才開始展開他手裏執着的紙條而高聲朗讀了，呵！天哪！原來那張條便是向魯平宣告死刑的罪狀書，幸得魯平曾在日本混過幾年，所以那個日本軍官對他所說的話他還約略勉強的聽得幾句，據說那張罪狀書大概是這樣說的：

「雖然你是敵國的敵人，但本大帥是不會無辜殺人的……因為在你的身上搜着你那反動的宣言及標語，還有你那××抗日救國軍的證章，……這一切都是由××偵察隊長所報告的，事實是他親眼所看見的，而且他是你們支那人，據說又是你的同鄉，……以支那人偵察支那人的行動是最為精密而詳細，大概想不至有所錯誤吧？然而，一切

都有××隊長見證……』。

魯平自己也知道是萬死一生了，但他却希望夠早點離開這人間地獄，這黯無天日的世界，而到那紅的極樂天國去，因此他對於那個軍官所讀的罪狀書是不十分關心聽的，與其說是不大關心聽倒不如說是完全聽不見，因為他的心早已被鮮紅的血包圍住了，他的靈魂早已到那極樂國去了，於是這些齷齪污臭的宣言他是絲毫沒有聽到的，但最後的那幾句：『××隊長是你們支那人，尤其是你的同鄉……並且一切的事實都有他見證……』這幾句話却特別的清楚的灌進他的耳膜，於是他死去了的心又重復的燃燒了起來，他把閉着的無力的眼睛輕輕的展開來向四下裏掃射了一遍，最後，突然又看見那個面善的人站立在他的眼前，依然是露着他那猙獰可怕的笑容，而且一步步的向着他迫近來，於是魯平更加疑慮了，更加迷亂了，他幾乎疑心自己是在做夢？但本能却告訴他這是事實。現在他稍為明白他之所以被捕的原因也許就是因為這個人，這人的面貌雖然是怪熟識的，然而又像有點生疏，自問良心他和這人平素確是沒有什麼仇恨，但為何這人却要致他於死地呢？魯平正在遲疑不解之際，那個可怕的人已走近他的身邊來了，並且伸出一隻又粗又大的手來，意似要和魯平握手

，然而魯平却呆住了。

「喂！朋友！難道忘記了嗎？你不認識我嗎？哈！我就是你幼年時候的同學，我們曾在××小學同過班，後來因為我的父親死了，我跟着我的母親飄泊到日本去，那時候我的叔父在東京做生意，後來幸虧他撫養成人，又幸得他託人介紹才得考進日本××軍官大學，往後又因為種種的關係使我自認為日本的籍民，這次跟着××司令打上海，特派我做偵察隊長，冒充着中國人而混在×××抗日救國軍後方做着密察軍情和擾亂地方為專務，不料却在關帝廟前碰着你，那時我很想找你問些過去的往事，不料你却很快的一跳跳上石階，旋即又散發着反動的傳單，又宣傳着抗日的言語，於是我不能再為友情而放輕了我的責務了，這點要請你明白，同時我的苦衷，也要請你原諒，而且……」。

「得了，得了，原來你就是前村鄭良卿的兒子嗎？哈！怪不得很面熟的，但我却不想你在這離別的數年間竟一變而為負國叛敵的走狗，帝國主義的奸細，中華民族的漢奸，賣國殃民的國賊，哈！中國人素來善幹這種抹殺天良的狡猾事業，怪不得中國弄得這樣糟，這樣的黯無天日，然而；這種黯淡的宇宙終會有一天能變成光明燦爛的世界

，到那時候世界上一切的走狗，奸細，賣國賊，都會無形的消滅了，那才是個無憂無慮的極樂天國，沒有盜賊土匪的黃金世界，但是這時期已離開現在不遠了，走狗呵！看吧？那時候也有你們滅亡的一天，但我死固不足惜，我已儘了我應儘的義務，我爲仇而死，我爲敵而亡，爲國家而犧牲，爲整個階級而鬥爭，呵！這是多麼的光榮和偉大呵！最後我只祝福我自己的靈魂，祝福我的靈魂『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哈！！喂！馬鹿！請你快些執行吧』？於是魯平又迅速的把眼睛緊閉着，靜待着死神之降臨。

『砰！啪！』。魯平的身軀應着這聲音而倒地，他只在地下一滾，他的四肢便筆直了，魯平的一生便這樣倉倉的完結。

教育與民衆

第五卷 第二期目錄

| | |
|--------------------|-----|
| 民教意義與範圍之又一論····· | 陳劍脩 |
| 成人教育制度和方法綜合研究····· | 雷通羣 |

民衆教育館的各方面

| | |
|-----------------------|-----|
| 民衆教育館之出路問題····· | 董渭川 |
| 民衆教育館目前的病象及將來的路綫····· | 徐朗秋 |
| 我們對於民衆教育館的做法····· | 裴邦佐 |
| 辦理民衆教育館的八個要點····· | 茅仲英 |
| 民衆教育館設施方法之討論····· | 朱若溪 |
| 怎樣辦理民衆教育館····· | 林宗禮 |
| 省立民衆教育館組織與實施的商榷····· | 邵曉儀 |
| 農村民衆教育館人員問題之研究····· | 趙 冕 |
| 怎樣做一個教育館長····· | 芮 麟 |
| 民衆教育館之科學儀器問題····· | 汪畏之 |
| 民衆教育館之醫藥設備及急救問題····· | 王 庚 |
| 民衆教育館之一新工具····· | 孫希復 |
| 中原省縣民衆教育館之攷察····· | 陳大白 |
| 擺開在我們眼前的省立民衆教育館····· | 鄭一華 |

〔出版處〕 無錫江蘇省立教育學院

〔定 價〕 全年十期定價大洋二元零售每冊二角五分

休 息

侯 汝 華

停止了旅行的步履，
追溯二十四年的艱難，
在南歐的菩提樹下，
尋求遺失已久的童心。

中秋夜的月，
看病婦的衣色之牀巾，
樹枝寫上幾枝卍字形的花枝時，
是誰在說：「行人，歇歇吧！」

鄉愁像撒哈拉沙漠的風，
欲與我作親切的敘語，

待到我欲眠下片刻時，
牠却不辭而別了。

守屍燈的是火，
燃燒着檀香煙的哀愁，
此心剛在最後的動彈，
生命和蛆虫作僅一次的調戲了。
十月三日廣州。

論評本日

期三第 卷二第

版出日一月一十年二十二

| | | | | | | | | | | | | | |
|-----------|---------------------------|---------------------|---------------------------------|---------------------------------|---------------------------|---------------------------|---------------------|---------------------------------------|----------------------------|---------------------------|---------------------|---------------------------|-----------------------------|
| 編者 的日話 | 日日外 事事論 的日選 話記輯輯 | 的推 移及 其批 判 | 近代 鮮日 抗本 日哲 學思 潮 | 朝本 鮮抗 日業 史與 農運 動 | 日本 我農 之根 本對 策 | 討及 本陸 本政 策之 檢 | 日本 南進 之現 勢 | 日本 空軍 前日 之關 防空 大演 習 | 西姆 拉日 印會 議之 關係 | 美俄 復交 與日 俄關 係 | 中日 外交 之基 礎 | 論著 廣田 外交 之鱗 爪 | 卷頭 語 本 期 要 目 |
| | | | | | | | | | | | | 劉百 閱 | |

總發行所 南京 太平路 軍巷 日本 中正路 本館 研究會
 定價 每冊 一元五角 郵費 一元五角 郵費 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 南京 太平路 軍巷 日本 中正路 本館 研究會

病

錢 國 成

一

從前袁子才道：「嫌忙翻愛病，借病如吟詩」他是要忙裏偷閒，所以歡迎病；我未曾有過這般意境，而病却有時偏來找我。

去年暑假，忽然生了場大病，病根何在，到如今還是莫明其妙，糊裏糊塗地病得死去活來，又糊裏糊塗地好了。

起首是喉嚨有些痛，不以爲意，過了兩天，頭痛起來，睡倒了。家裏的人摸了摸我的額角，火一般地發燒，臉也是飛紅的，他們怕我患了喉痧或腦膜炎，趕忙去請了個西醫生來，醫生看了一會，打一針退熱針，也說不出一個究竟，只道熱度已經高到一百零三度，再兩度血管就要爆烈的，要用冰來在我身體四周放着，夜裏防出危險。

這話直把父親和潤姊們都嚇慌了，趕忙依著醫生的話買了兩担冰來我那時已經昏昏沉沉，但腦經還有點清楚，高嚷著要把冰放在我的上面，因為熱空氣是上昇，而冷空氣是下降的。

以後便睡著似地糊塗了過去，待清醒轉來，問旁人，才知道已經過了三天了，這三天中除了他們給我灌了一點藥水外，我沒有吃過一點東西，一天到晚只亂嚷著囁語。

換了好幾個醫生，中醫西醫地雙管齊下，日夜忙著，總算熱度一點點減退，神知一點點清爽，整整地在牀上躺了五十三天，沒有起過身，到最後兩邊股上竟睡出兩個瘡來。

這場病我自己其實沒有吃大苦，却把伏侍我的關心我的忙壞急壞了，有幾件事是終身值得紀念的。

二

擔任主要的看護職務的是潤姊，她爲了我好幾夜沒有好好地睡；坐在我的頭邊，替換著把冰水裏的手巾來覆在我的額上，倒藥水給我吃，代我揩面，到我好了些的時候，每天要吃幾回粥湯，但是我身體不能坐起來；於是只好由她給我吃，先把一塊手帕圍在我的下巴底下，她僵僵著

身體，一手端了碗粥，一手捏著羹匙，一匙一匙地舀著送到我嘴裏，我全身不動，只嘴裏嚙著咽著。

幾十天中她沒有能脫一脫身，有時折枝花放在我的枕邊，說病人應該看些有生氣的東西，精神才會爽快；有時學著我病重時候說的囁語，什麼「三千甲兵也攔不住呢」，什麼「我算辦的什麼公事」？還問我：「你當時究竟做的什麼夢」？我便伏在枕上大笑起來。

後來實在她累得乏了，便由沚妹來代替她，沚比較年齡小，有許多事便沒有她那麼周密，我病中性情變得暴躁到不成樣子，竟有好幾次大聲叱她，但她都忍耐著笑：

「何必急到這樣？你看你的樣子！」

三

父親平日是那麼一個有主見的人，我一病他似乎一切都呆了，長時總躺在籐椅子上，有時在房裏來回踱著，抬頭望望窗外，再看看我，醫生來了，便囁囁地告訴他我的病情，有時候甚至竟會說錯了話，待醫生診過，他便低聲問：

「怎麼樣？」

醫生和他到了外間屋裏，停一會，他走進來，我看了他臉上神色，便可以猜到剛才醫生說了些什麼了，有時我故意寬慰他：

「父親，你不要相信那醫生的話，我是會慢慢好起來的。」

「唔：醫生也說你就會好的，你定心養著！」她背轉身去，我看見他在揩眼睛。

到我慢慢好起來的時候，他的臉色也漸漸轉過來。

有一次，我因為幾十天不洗澡，實在身上難過，要先洗洗脚他幾次勸阻我！我無論如何不依，他沒有辦法，只得叫人去打了一桶水來，倒在盆裏，我那時已經能夠坐起來，便坐在牀沿上俯著頭洗了一會，實在支撐不住了，不由得仰了過去，這時房裏恰巧只有他一個人。他看見了，唉了一聲，便自己蹲下來替我洗。

溫熱的水從他手裏的毛巾裏流到我腿上，我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舒服，這種舒服立刻變了另一種情緒，從脚底傳到心上，傳到眼睛，我眼裏充滿了感激的淚。

「父親！……我……我怎麼過得起呢！」我聲音顫著。

「我只要你永遠不忘記就好了。」

「我……我到死也記得的！」我哭出聲音來。

「這樣我便歡喜了，做什麼你要傷心呢？」他替我拭乾了腳，又扶著我睡好。

四

身體一點點好起來，朋友來看我的也多了，他們在我病重的時候也來的，只是我不知道罷了，現在平均每人一天總來一次，有時候幾個人同來，我有氣力便同他們隨便搭幾句話，否則他們就互相談談，這種熱鬧的空氣一填滿了這寂寞空虛的病房，頓時便有了生氣，我覺得自己又重復加入了他們的團體了。

尤其是淵來了，使我更感動，他那種深摯的態度和可愛的容貌，使我願意他永遠留在我這裏，他大抵一天要來兩次，總是最先一個來，最後一個走。

「這麼毒日的天氣，你怎麼還一天跑兩趟？你以後不要如此罷！我已經慢慢好起來了，」有一天我看見他跑得滿頭是汗，便有點不過意起來；雖然我心上是希望他能時時在我眼前。

「不要說這樣話，君立，毒熱天氣我便不出來嗎？你一個人不怪悶的？」

這句話直打進了我心的深處，友誼畢竟是偉大的。

「你面容已經比以前好看多了。」他望了我一會，忽然說。

「我很瘦嗎？」

「不，我說你已經好看多了。」

我要他替我去拿面鏡子來，他遲疑了一會，終於給我了。

我一照，還成什麼人形？頭髮散亂地披著，兩頰陷了下去，滿臉憔悴，不照鏡子看不見自己的真面目，現在却發見了醜惡的病容了！

「想不到一場病竟把我毀了！」我嘆了一聲，把鏡子擲在蓆條上。

「我不是說你已經比以前好看多了嗎？你不久會慢慢復原的」他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我仰面望著天花板。

停了一會，我緊緊地抓了他的毛：「我現在又希望你能天天來看我了！我一個人怪悶的。」

五

在病房裏守著我時間最多的要算覺了。除了晚上睡覺外；他幾乎整個時間在我這裏，有時和我談談，有時自己

看看小說，人家儘管都外面去了，他還是陪著我。

他最善吹簫，非特各種曲子都上口，而且能把一切聲音譜入裏面去，他會吹女人哭丈夫的聲音，會吹和尚念經的聲音，常常引得我笑起來，我說：「真是你的天財！」因為他原沒有跟那個音樂家學過。

正在六月裏大熱天氣，我在牀上也覺得有點暴燥了，他還坐在那裏陪著我。

「你不外面涼涼去？」

「我愛在這裏的。」

「真的，覺從前你病的時候我從沒有在你的牀前陪一會兒，現在你這樣待我；兩相比較，我真不知自己成了個什麼人了！我是內心發出的話。

「我不是早已向你說過嗎？我們感情是比親兄弟更好的，我在這裏陪你是我願意如此做，難道一定要你待我怎樣，我才還你一個怎樣嗎？」

我又自己覺得太鄙陋了，於是，解嘲似地說，

「你再吹一回和尚拜懺我聽聽！」

六

到我已能吃稀飯的時，家裏的人都喜氣洋洋的了，一

天早晨，奮手臂裏挾了一個大紙包，走近我牀來。

「這裏面是什麼東西？」她一面笑著，

「是吃的東西！」那時候我一天到晚吃

「被你猜著了，」打開包，是兩個西瓜，墨綠色的皮，玲瓏的橢圓形，那式樣有些像一雙和尚的鞋子，

她告訴我這叫做「鏞瓜」，是叔父上海帶回來的，

「我好吃嗎？」我仰著臉望父親。

「少吃一點罷！」

「一個大西瓜，一刀，兩半個！奮做著手勢，大聲說，我正在怔怔地不知道她什麼意思，滿房子的人都笑起來。

「一個大西瓜，一刀，兩半個！」覺又學了一遍舌、原來這也是我病重時候的嚙語，他們看見西瓜，又記起了。

「你的笑話多著呢！」奮又補了一句，一面笑。

我打算追問下去；但是為著要緊吃西瓜，便暫時放下了。

七

以後孀母們和湘姊便不斷地燒著小菜送來給我吃，先是素的，慢慢地進步到了清湯的葷的，看我胃口很健，便

送農味的紅燒東西來，那個時期我享盡了口福，一天到晚只盤算：明天又有什麼吃了？；但是一面却又不禁想起了母親，假使母親在的話，我固然用不到嬸母們替我弄小菜，而我的快樂也決不止這點的！

就是這場病，使我認識了人生並非真的灰色，世間不盡是冷酷猜猶的臉，在人類裏也有溫暖和友愛的；因為我四周遇到的都是慈祥和善可觀的面孔。

一九三三·四·一六追寫於中央大學

國民外交雜誌

第三卷 第一期要目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廿四日出版

| | |
|------------------|--------|
| 國民對於德日退出國聯應有之覺悟 | 劉芙蓉 |
| 蘇俄與中國 | 郭象偉 |
| 由棉麥借款談到復興農村問題 | 詰然 |
| 世界軍縮會議前途之隱憂 | 劉宇光 |
|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華外交的演進 | 康宇樞 |
| 國家經濟之產生 | 胡文柄 |
| 歐美各國青年軍事訓練及國家總動員 | 高島敏岡林譯 |
| 岡林譯國際現狀概述 | 堅鋒 |
| 朝鮮亡國慘史(一續) | 馬鶴天 |
| 九一八紀念演講 | 王承平 |
| 英美日海軍競爭 | |
| 一月來外交大事記 | 記者 |
| 會務紀要 | 國民外交協會 |
| 虛白室雜鈔 | |
| 詩錄 | |

國民外交雜誌 優待讀者啟事

本雜誌出版以來，業已一載，同人願蒙各界贊許，紛紛訂購，深感厚意。本館責任愈重，大議決極力刷新，以達喚醒國民外交之期。並自第三卷第一期起，內容力求其精，售價力求其少，以期求無以應命矣。幸速訂購，遲則無本。本館定價目如後：

零售每冊洋一角五分
 郵費國內一分半 國外二角
 半年六冊 國內九角 國外二元
 全年十二冊 國內一元八角 國外二元四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
 一分五分爲限
 全國各大書局

經售處

雙子星座

劉心

(四) 春霞

蓬勃叢簇的蘆竹，沿着河流的床岸，密密排住着，遠遠到視線以外。近流波的蘆草，春來滋苗，滿眼青青地軟枝垂腰地俯吻波面。

靠近河流的偏西，突出一個山嘴，山下是河潭，潭上是小小的岸坡；也是道途。遠遠在蘆竹的夾縫中，在春暉吻照的長渡中，飄出一隻矮矮的歧嶺船，漸漸遠下去，長流的銀影漸漸障了一切。

這裏在山坡的道途上，立着一排人，是我，瑋瑋，蕭齡太太，楞文嫂，還有校裏的同事彭先生，還有他的未婚妻謝姑娘。

那小舟載得遠了。在一個轉彎裏沒有了。那裏失去了

我的友情，今後的熱戀；那裏載失去了他家人的歡愛，那裏帶返來我孤獨的春夜與寂寞的長午；那裏喚回了我許多難忘的記憶。

禧齡太太飽了兩泡眼淚，在瑋瑋的勸慰中，翻過看在河流下面的臉兒，跟着我們緩緩走下山坡，回轉田徑，踏着甜溫的大陽光回到校中已經是午前十點多。這樣便完去了我的送行。這天起，我便成了個孤獨的男人，住在沒有男子的迴樓上。烈文在昨夜是告訴了我許多話。他說他的妹妹瑋瑋，已經定給了姓呂的人家。那男人，是省城裏的一個新聞記者。他說瑋瑋在八歲時，便定給了那男人呂輝光。那呂君曾經來過這一家看過她。而她也曾和他說過話，兩個人似乎很合得來。這將後，幸福也將跟隨着她與他。他說他家裏男人都在南洋，常常因為家裏沒有男人，放不下心；而有時書信來往，也不大方便。這今後，是要我來幫幫忙。他說他家的一切，要勞我看顧。

於是，一個責任的繫念，便緊緊縛住了我的一切。我要使我從委瑣中，從體系中，使他的家人，他的庭院，安安的靖穆的度過了年頭。我要盡我的所能，及到的手腕，把他的放心不下的大小事件，都從險象中入於靜定。那他在將來滿載歸來時，要感謝我，要銘記！那我與他的朋情

，也將永遠繼續下去。然而，不幸的魔鬼，要是附入我的命途，我說不定，在一句話中，在一瞬眼中，在一措手一舉步中會招引來繁天的風雨；說不定我對他的家庭破壞了和平與靜穆；也說不定，我體貼入微地看待人家，而惹了許多傷人的流言；他說不定，因了人家的憎我，而惹了另一個愛我者的反感。我想到這些，我有點慌怕起來。我推上推下，我確是沒有能力担荷這担子，我確是沒有資格住到那個迴樓上。這刻，無端想到這些，我隱隱的感到那些不幸的破壞自己的名譽，和失落別人潔淨的黑影，已經在不遠的前面，等候着我。我的意識，微微的覺到自己是立在一度腐了的水橋的中央，進退都有跌躓的可能，重輕的步兒，也有關於我自己的生死。我想，我須要鎮定，要正大光明，要磊落出入。我的熱情須得關閉起來了。我的忘念，須得藏匿起來了！斜視與邪笑，也掩下去了。挑剔的話和忤人的喀，也得翻改前態了。

這樣，我的理想的塔的奠基石，又得從新挖起來；對瑋瑋的別後的追念，也得抹煞開去；對她的在家時的親熱，也得冰化去。

這一晚，回到住家，已經是六點多了。二月來南國的晚風，多少帶點溫意。那樓前的葡萄棚，新新綻了青藤，

綠葉，風翻葉動，沙沙的突破晚靜。當我自己，從橫屋側的小門，來到扶梯時，我却看到了瑋瑋穿着短短的裕衫和淡紅的短褲，手裏抱着葆葆，葆葆的手抓着牠的截髮，她偏着紅紅的臉，坐到石橙上。井旁一個婢女，正在打水。她和婢女正在絮語。她看到了我，却親親一句：

『駱先生歸來了嗎？』

『是！』她跟蹤又對葆葆說：

『葆叫：駱先生歸來了！』

我停了腳，立在梯口說：

『葆葆不會說的。』

啞啞，葆葆笑呢了二聲。

她抱了孩子，徐徐走出葡萄棚來了。我下了帽，便塔塔上到樓上，剛剛開了房門，樓梯又響了。我開了西便的窗幙，我轉過頭來時，我房門口却停停的立着她。手抱孩子的情影。我的布簾掩了半截，她側立着遮了半片她的右身。西天的霞光，透進窗來，映着房子也紅了。而她的兩頰，也斗然紅起來，我下了一件外衣說：

『啊！你上來了。』

『我上來了。』

帳角和壁角，霞光進不到，却就蒙黑了許多。我惶惶

的走近南窗，開了燈兒，她又一步的入到房中，輕走到床前，把葆葆放到床上。她看了葆葆坐到蓆上，便說：

『葆，不要撒尿？駱先生，打。』

燈光飽滿的紅艷，掩沒了晚霞的殘紅。她的臉，畫在晚燈中，又靜寂又閑緻。她掠了亂蓬的澤髮，攝到耳後，舐了一下唇瓣，刁睨了一下左眼，便一手挽着葆葆，一手落到蓆上的側身坐下。微微把臉朝到房外，移向着案前的我。

『莊姑娘，幾時返校？』

『明天禮拜，後天返校！』

跟着說了些兒話以後。窗便默默的塞來了宵陰。微涼的晚風，吹響了簾衣和壁上的裱紙。我當着風，把眼珠注送在壁上的畫片和案上的小說堆上。她在側的舉動，我也不大知道。我想不出多大的說話。但，我的胸膈裏，却擠着一堆一堆。我的前面，是站滿着烈文的誠懇的吩咐我的臉影。

『駱先生，去年在那一塊辦事？』

『在樂縣的城北！』

『於前，到過密縣嗎？』

『自在中學畢業後，便沒有來過。今年來此，也不過

偶然巧合。假如遇不到令兄，也來不到這一校。也住不到這皇殿一般的迴樓上。今夜也不能陪着在一房。」

哈哈，她笑了一下。

「我們是命運地催促着。所以，今兒大家能夠聚在一起，像一家的人。」

她側臉偷窺她的襟襟，那小孩瞪了兩眼，鼓起了肚子裏的氣，西一聲的真地他在撒尿了。

「呃！小鬼。」她抱了他，趕緊就下樓去了。紅臉笑眼，我難忘她出門時那個羞態。

「不要緊！」我補足說。

不久她拿了一張手巾，把蓆子抹得乾淨，低了頭到房邊說：

「駱先生。夜飯了。」

擎了燈，隨了她走到樓下的中廳。

飯中，寂滅的空氣，比在烈文未去家以前，確實是緊了點。我們默默的拌着飯，沒有多大說話。似乎，我們間，有誰得罪了誰？誰也不願說出一句話，反惹動人家的憎厭。到飯罷，自己立起身來時，瑋瑋已經不見了。自家放下箸子，立到簷頭洗了臉後，又預備返到樓上去轉到中廳的高門，轉出橫屋的長廊，從小門數上第九間的房裏送出

了幾陣軟軟的銅鈴似的笑聲，自己步到那門邊，剛剛瑋瑋，踏出門限：

『駱先生，洗了臉嗎？』

『洗了』她退了一步，返入房中，輕聲夾着嬌笑說：

『我的小房，請坐！』

我五寸着立了下來，她再入三步，我看到床前她的堂嫂和她的愕文嫂。她們都立起來，我紅了臉趕走了烈文誠懇的吩咐我的臉形，踏入去了一步。笑了一會，就在房前的椅子上座下來。

一張小欄床，欄房心打下來。這樣房子也小了下來了。那帳子是白白的紗羅。床心放攤着薄薄棉被和一張金山氈兒。近帳左，掛下幾件短衣和黑裙。臨廊開出一窗，窗下放着一張琴桌。小鏡，粉盒，梳子和椰油，塞滿桌面。那帳右，膽出天來闔的黑門，掛着白簾，簾側是茶幾。

她們都坐在床上，自家喝了杯瑋瑋送過來的龍井茶，巡邏了這消緞的小房一週以後，我便走出門來了。回到樓上，不久樓梯又被人家踏響。在往夜，知道烈文上樓了。然而，烈文，今早已經遠行。這上樓的人是誰？我猜得一二。我的胸口，突竊的悸痛得利害。又驚慌，又熱願那一個時候真地到來的結鬱的大氣，窒息了我的呼吸。我睜開

野鷹似的大眼，眈眈在房門口：是現出了瑋瑋的情曼的姿影。

她是立在房前的一張茶几之前，搓起兩個手，浮起高興悅樂的情態。脣角，露出白牙，那一道口角彎到鼻垂側的弧綫，淺淺的劃出了她的微笑。粉紅袷衣青袴，拖着紅緞鞋韠，徧了一個臉，靜靜又坐到一張靠椅上。

我隔她只三尺遠。我坐跌在床沿，捲起襯衫的袖子，我的頭，抬着望到房外欄杆上的那片幽默的嵌入春星的夜天。這時，薄薄的涼颼，掠動着那張簾衣。西便窗外的一株番石榴，映在窗口邊，索索的在訴夜來密語。我返過臉，偷偷窺睃到她的突胸，帶到下頷，帶到她媚眼，不徧不倚她也睃到我的野眼上來；一個踉蹌，與穀棘的黑塊，便投入了我的胸膈。我避開了視線，迴到自己手上，我再抬起頭來時，我看了許多跳動着的烈文盼囑我的誠懇的臉影。

『校裏住得適洽嗎？』我先振破這夜靜。

『我是老生，當然適洽。』

底下就談不下什麼了。夜靜夾着微風，佔據了所有。這中間，烈文的影子，三年前的那遠遠的女生的愛嬌與掣情，家裏的妻與女孩的嘻笑，跟着來到這夜靜中向我睜眼。

經過了一個時辰，她開始訴出了這私立中學的已往的好笑的話柄，和她家裏的瑣事。而我，也同樣地說了好多好多去年前年大前年的生活，連帶着半身不遂的病爹，歇斯底里亞的媽，死了大哥，……等等。那些殘破的命運中，給我的不幸的消息，也吐了出來。

末後，我忘記了我的陌生，我估定她是我的友人的妹妹，我與她最少是有一個比較有點親親的。於是，我鼓了好大的力，說了這一句：

『常看報嗎？』

『沒有。』

『省城有個聞名記者；他將來，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呢。』

嘻嘻她揉起右手，掩了嘴笑着，把眼睛擠成一縫。『駱先生不必苦趣人家。』

她就立起來了。輕輕步到案前，她臉，撇開我，那個臉給我的印象，是彎彎的嫩鮮的飽滿。她隨手在書堆上，抓了一本我的雜誌本子。她隨手掀開來，她注視在一頁的邊緣上，斗然青了臉子，什麼也沒有動靜。

一陣，欄杆外的橫屋的走廊上福齡太太在叫她下樓。

她沒有合着雜誌本子，便說了一句「駱先生再會」的走了。

我自送她出了門，再看到雜誌本子上，我也青了臉子。那被她掀開的一頁，白白祇寫着兩句：

女人愛與她接觸最密的男人。

女子的職業，祇有紫羅一門。

(五)她的叮囑

自家過了三個禮拜的寂寞的垂念人家的生活。在春假前三天，因為少穿了衣服，竟就病了下來。喉頭微癢，全身的關節，也痛了起來。頭腦昏昏花花地沉沉着。朝早起來，咳了幾口濃痰，但吐不完心頭的鬱結。洗了臉，抬着沉重的脚，還是走到校中上了二課。捱不下，祇得告了假便走回來。到家，也不想下飯，也不想茶水，呆呆安安躺上床來。眼淚也被結痰塞出來！。渾身發酵的噎咳，打得滿臉通紅，鼻裏梭上梭下，那濃的鼻涕。我想，我這未至少要病下來了。

真地到了下一天，我病倒床第，怎樣也起身不來了？

除開婢女送茶送飯進來之外，便是苦酸的寂靜，陪伴着我過度無語的長日。

這三個禮拜中間，日子不長，但聯絡起來也不為不多。因爲自家，避不開情熱與妄念的襲侵，我終日揣到一種渴望着的快樂的時候的到來。我盼望我將在那一天那一刻，突如其來會獲到我需要和我的冀求。尤其是在禮拜六那晚，那下午，我眼巴巴地在欄杆上，望到遠遠的隴畝裏的田徑上。我希望那裏會閃出了一個瑋瑋姿影，接着會來到我的房中，但去了三個禮拜了。這三個禮拜的拜六，給我的把握，既是失望與盼切。

同時，在校中我也爲着學生們的無理躁暴，和同事們的輕舉妄動，惹了我許多傷心的回憶，而且，工作的艱苦，也予了我莫大的打擊。於是，我的日子在悲悼我的殘敗中，度過了去。直到這一天，自己病了下來，我的苦痛更而倍增起來。病了的人，如果陷在寂靜無依的空氣中，那他在清醒了意識的時候，他將按按自己的心房，靜聽房外自然的祕窆，他將更感到了淒涼。而我也這樣地落在靜寂無依的裏面來了。床頭床尾，找不到一句同情的話，摸不到一隻安慰人家的玉手

由朝早到午上，祇在床上。硬躺到了午後，大陽軟弱時，自己却才起來座到案前。這時候，禱齡太太送來一碗清甜蕃薯糖和一包止喀丸，神効散。

『要叫醫生嗎？』

『不！』

過後，她老人家就走了。自己坐的腰肢都痛，額也緊，祇得又躺到床上。一躺，就到第二天的午後，都還沒有起來。昨夜和今天上午，怎樣度過我也並不知道？我只知從晚頭起，自己全身便發熱。到這午後的三點來，床側的蕭齡太太說，我在昨夜哭了一夜，也曾握了拳頭，要打新聞記者。

聽下這話，我是如何的愧慚。要是瑋瑋在跟前，要打新聞記者的話，不是給了她不快嗎？我想我這一句話，最少也傷了人家的心。烈文囑託我的話，最少也被我破壞了一局。

校長知道我的病便叫校醫來診察了一回，說是不大利害，退了熱便完了。派人拈藥喝過以後，自己便安安沒入了夢中。

第二天的正午，天却下了雨，密密緊緊的雨聲，鼓打瓦檐，顛得很是淒愴。房子也黑蒼得像是匿了許多魔鬼，悻悻地飛飄。

自己起來，披了幾件厚衫，座着呆頭呆腦的聽着雨語。小喜那個婢女，送上麥粥。順手在袋裏摸出一張紙條；

瑋瑋校中放了春假，瑋瑋昨天回來。大後天，才返校。到家得悉先生身體欠佳本想上來看看。不過，母親的臉子不好看。這請先生宥瑋瑋。我想先生的微恙，是不打緊的，幾天後，如能靜養也就消苦脫離了。瑋瑋匆急草，閱後撕去罷。

已經寬解的心口，突然窒緊了。

『母親的臉子，不好看。』

我說了這一句，我把字條撕了。

過後，我沒有吃着什麼，我又上到床上，很卦的激情，佔有了我。

「我那一塊，對不起你的母親？」

說了這一句，我的眼淚下來了。

眼淚的淒涼，招來了倦怠後面的睡魔。於是我又睡下去，而到了亭晚。睜眼，欄杆上斗揚着瑋瑋的笑聲。不久，她便來到房中了。我於是裝了睡，什麼也不理？

『睡了！』

小喜那婢女對她詆語。於是，她倆又出去了。這我也不是什麼恨她和恨誰？這原是委曲地成全禱齡太太的歡心，同時也不過是烈文的懇誠的囑咐時的臉影，在心頭裏鎮壓着我。

天黑下來，外面雨也晴止。西斜的太陽，也在濕雲破出了閃了最後的殷紅。天宇又蒼淨着，壓在山頂。一刻後，四處也圍來了宵暗。自家清醒了一切，坐起來，挑開了燈光，孤坐在案側，伏倒棹緣。

輕微的步聲，在房外漸漸送來。到身後戛然寂止。是她，三個禮拜沒有見面的瑋瑋，立到我身後。

「你？莊姑娘歸來了！」

「是、病好了嗎？」

「唔！病不死，」我不計話的深淺。

「不要這末說。」

「禪齡太太？」

「洗澡去了。」

「呀，瑋瑋你要顧全我對令堂的美德，請下樓去啲！」
一點淚，就掛了下來。我立起來，返過手，再一句「請下樓去。」

「駱先生，不要這……？」

我伸出了一隻手。

對面也伸出了一隻手。

這一剎那，我像從空虛而獲得了充實一般的滿足。雖是烈文的誠懇的囑咐時的臉子，又奪了我思維。

『駱先生，你的手還熱得很！』

一句完後，寂黑的雲陰填滿了她的空位。她失却了。她走後我的情感又改了個方向，那是面對了感謝與痛恨。當她立到身前盯睨着我的那對飽庶欲語的清眼。給了我無限的安慰。我透切地看到了她的心，我明豁地看穿了她對我的苦情。同時憐悶與悲寂的艱意，分明地刻在眉梢。然而，這我，在這些同情的霧圍中，却就體貼到自己的命運的殘敗。於是，感謝她和痛恨人家的激情，也就並列了起來。

三天後，自家差強人意地全愈起來。用膳也自己下樓上樓。當我第一早下樓時，我已經沒看到瑋瑋。大約她已經返校了。從此自家因為病過來，對生命的悲覺，多了一度體驗，也就對人家疏淡了許多。烈文的家人，却反對我熱烈親愛起來，這或者是一個敷衍的反作用。我受着人家的慰問和笑語，每在心裏感到她們是故意是裝扮。一點一點的哀傷，也漸漸地厚積起來。那迴樓，雖是我的王殿，然而我淡漠起來了。搬家的心願，也不知在幾時抬了頭來。

但我是苟且的人，我始終在猶豫在戀眷的兩個意念中，決不下意來。日子過得快，轉眼就到了初夏了。有一天自家因了點小事，離開這迴樓到城裏住了三天。到那天下

午，回到樓上，在枕底下我又發現了一張紙條。字迹又是瑋瑋的：

不見快一月了。因為校中試驗多，常常抽不開身回家，逛逛。這天，是來了。我滿以為可見到先生。但聽嫂子說，先生離家已經三天了。我想先生的離家，怕不是因我一句母親的臉子不大好看而岔了許多無謂恨恙。先生我勸你，那可不必。嫂子說，先生近這一月來，與家母不大說話，天天幽默寡言，像受了深創心的苦似的。先生你以往在家兄在家時，你是多說多笑的人。於今何必這樣呢？先生，看看賤人的面上，放開點心兒，對家母也多一點說笑，莫惹起人家的狐疑。我回家中，僅住一夜。家母說了很多先生的好話。可是，這些我不能親自對你說，你看下這些話，就當作我對你細說的話好了。有暇來校談談也得。末尾，望先生多說多笑，到端節回家來再見。你知道的人，四月初七。

這也算是異外來的一個歡心的事件。我當之受之，心裏雖是覺得愉悅一點。然而彷徨慚愧的交感，也迫逼了我的一切。我生怕，我會屬進對不住烈文的吩咐的盛情而辜負中，我生怕我的將來，排着一齣悲劇。我如要避開那些俟着我的不幸，我祇有搬家，雖是不願割開瑋瑋，雖是

我不願背開這迴樓，雖是脫出了烈文的吩咐。這樣從那一天起我的理性，迫害着我要搬家，堅決的搬開。在決定這計議後，我想後徵求一番瑋瑋的意見。

過了六天的早上，我就告了假而渡河去到了瑋瑋的校中。

她出來了。我與她相對在小小的會客室裏，室外沒有一個人，這學校還在上課。晴開的大陽光，晒滿了階下的海棠，我對她說過幾句該說的話後，我便說：

『莊姑娘，我有幸有福，這一會我能住到你家的樓上，而且也住了三月多了。我是如何的人？你對我如何？我對你家人又如何？這你是明白的，這一月來我這人的何以要失歡淺笑，這你也知道一點！現在，我來此的意見，想對你說兩句實話……』

她笑了一下說？

『實話？』

『我想搬家，我想搬到校中去。』

『要搬家？』

他像沒有聽清我的話，她也像不解我的話，同時也好像她們確是對不起我，而使我決意要搬家那麼地，把要搬家三字，重覆的說出來。

『要搬家！』

我重說了一遍。

『噢！』

這一句，似乎是說：原來我家確是對不住你了嗎？確有令你要搬家的原因嗎？現在真地要搬了嗎？

同時她也敷了一笑，頰兒紅了一下以後，她睜眼盯瞭着我再說：

『有徵求我媽的同意嗎？』

『沒有？如果你同意我便搬！』

『哈！』

她突出我的所料又笑了。咬唇的笑。她笑我稱氣嗎？她笑我的妄自高潔嗎？她翻了個臉，她說：

『家兄不是叫你住到了你離開中學以後，才能離開嗎？這你搬了家，不是反了他的話嗎？』

只有這幾句話，塞了我滿肚的愧惡的大氣，我說：

『我想我住下去我將不幸？』

『這些神祕的話，你自己知道？』

我沉默了。

『駱先生莫大認真一切？看家兄贛直的人，原諒我家
人對你的疏失！』

垂了頭，我立起身來，我看她一眼。我發見了她誠摯懇篤的瞳神，我發見了她的沒有歡悅的酒靨，她送出了我到大門外的一株芭蕉蔭下，她低低說：

『請你保重自己清鮮的心靈！』

(六) 狂情的高歌

端午節那天的朝早，乳白的夏晨濛霧，洒落了村的竹林。淺淺崙嵒，躍出幾線高低。風兒清爽地在晴日破出了破曉的宿雲時，便把濃霧吹開了。晶晶的露點，結在葡萄葉上，映着玄耀的光芒。自己一早便起來了。伏到欄杆上，看那濃霧，看那霧裏的遠山，看那大陽和露珠。

井邊很早很早瑋瑋也蹲跼着浣她自己的白衣。鬆兒掠得安貼。太陽光照吻着她，她的頰，紅得更好更鮮豔。她穿着柳條紅紋的短衣。烏油綢褲子。左手有一圈金手鍊，左手的無名指，帶着有豆大的金鈴的戒指，她搓一會衫，那鈴兒輕輕晶晶的響了起來，像一將哈叭狗，追逐着腥一般。

她在前三天已經歸來了。那是已經是天將欲暮的時節。我那時剛剛踏出了校門的槐行，她便來到我的身後：

『駱先生！』

我回眸的說了兩句話，便和她走了回來。那夜，第二早，第二午，我却和她在一起用飯。不過昨夜，她却沒有出來。於今，她又早早在浣衣，我伏着我叫了她一聲，她回過來仰望我說：

「這麼早起身？」

「是！」

廊下來了她的二姊（嫁給焦家的。）我看到了那個她的姊，我抬頭望着那片堆着晴雲的東天。半晌多步，返回自己的小房。

樓下的主人們，大都在忙着手腳，我自己却閑下來，心兒難受得很。看到這的大小，我便想到家鄉裏的大小，想到去年這一天的樂縣的那個女孩。

未到早飯的前二點，自己熱愛這鄉村夏曉，便也拖了步兒，往小門出去上田野中漫步兒消悶，到返家中來時，時間已到了午前的九點多。禧齡太太，這三天來特別的喜形於色。我自己也因着她的喜悅，而開了眼兒笑下來。這也許是有那個瑋瑋的美影，可以填滿我的空虛。關於這，我沒有極妥適的話，可以解答我的所以。有她在跟前，我覺空氣由灰色換轉到芙蓉的紅白，有生意，有機靈，處處都覺得滿足與適安。過去也在記憶裏失去，將來也在快樂

中消逝。現實，却也沒有踪影，儘在一個妙味的霧圍裏閃映？

自前天那晚起，自己就覺得是冬天在霧中埋瘞了，春的溫情，叩着我的心扉。自己被莫名的刺戟着也多說多笑。今早由田塍裏歸來，回到走廊上，我却看見禧齡太太在堂前拈香祝神，她看了我帶着健神的笑，她說：

「要粽子嗎？等一會，我叫人送給你。」

「我自己來動手罷？」

於是，我入到中廳，步入上廳，我立到一張小圓抬邊。

「莫要急她」，像逗葆葆一般的說着，回過頭來對着我笑說：「未蒸好」

我紅臉地也陪着她笑。

回到樓上，大約是半點鐘那時候，我的樓梯是響了。我猜送粽子來的一定婢女小喜。一步緊一步寬的履聲，終於來到了房邊。立着的出我所料，原來是瑋瑋。我真料不到來的竟是她。她左手抱着葆葆，右手提着一個小提籃。

「駱先生，粽子」。

我從西窗下的帆布椅上坐起來，步出去接了她的提籃。那裏盛着四串法熱的三角椎的粽子，一碟洋白糖，兩雙

銀筷。我接過來，把那些雜物檢到棹上。把小提籃放到茶几上。她已經是隻多月沒有來過我的房中了。她這一回的來臨，於我算有多少奇蹟了。她輕踏了一步，出我所料的踏入了我的房來。我以為她即刻就出去。——意思不到她又依棹坐下來。把蓀蓀放到膝兜上，那孩子的下頷，剛剛齊到棹面。她開出了兩個纖纖的手，隨着那隻指上的鈴兒的晶晶的響，粽子也便被她剔了開荷葉。她先去拔起銀筷，挾了個醮了糖，就往口裏送。別外，咬了一口，又塞入蓀蓀的小嘴。她隨即便說：

「駱先生，自己動手莫要客氣」？

蓀蓀對我看了一眼，便掀了菲唇，在蠕蠕地嚼着。我也剔了荷葉，跟她吃着好幾個。我的喜悅是無可比擬了。我像在幽夜裏夢見水濱在水竹前和一個女郎對坐。也像在那家宴會裏，和一個女郎對酌。我好像一株牛尾草，忽然一隻花蝶，停在草尾，我展開了笑：

「莊姑娘，已經一月多沒來過這裏了。這一月來，你的生活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你也不知道？但有一件，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你平安，我也平安」。

「這樣嗎」？

她把眼的上臉歛下來，而手的上臂圍緊着她的娃兒，

白皙的雙手，又在剔荷葉她剔了一個，咬了半片，剩下半片滾在糖碟裏，筷尖大的齊整的牙痕，印在粽的剖面。我不知是被什麼迷了心？乘她仍在低頭時，我挾了那片粽子吞了。她抬了頭看不見那片粽子，她睜了眼望對葆葆的笑，開了的腫子，得意的而又嬌揉的柔語說：

『老鼠吃了粽子』

我也覺得好笑。

她開始又剔第二個。

這時，房外迴欄上的大陽，照得很烈了。溫熱的風，飄移簾衣，飄亂了她的額髮，空氣是靜謐着似要惺忪的，將要入眠。我的脈搏的跳動，也平和着好似泳在幸福裏。我輕啜了一下，我忽然看見她抱了葆葆貼着的那個微突的胸脯。我的眼前，忽然又劃上一行小字：「女人愛與她接觸最密的男人」這行小字下，似乎有個注解：男人被愛的時候，須要的是「勇敢」，於是我又看到她和我前後的活緋影，我又看到她含淚的腫精，和那兩張字條。

『勇敢』！

我下意識裏說。

我口裏咬着一個粽子，坐了起來，去茶几前喝了一口茶。我的心，斗然跳了起來。我不明白我的意識了。我偷

步到她身側。她仍然坐着，我低頭到葆葆的臉前輕輕吻了一下。吻完，我的頭仍然低垂着。但眼光送到了她的雙瞳上來。她避開了半個臉，我直了腰，張着兩手。

『葆駱，先生抱你』。

『去，駱先生抱你』。

我得了允可了。我的右手，便由着她的胸前穿過，反迴到葆葆的腰側，只是一刻的迷亂，我的右手迴了掌，却輕輕壓到一塊圓圓的杯兒那麼大的溫的軟的肉堆上。

她祇青了臉一陣。

『葆，還要粽嗎』？

接着她也笑起來。

而我却暴撼了自己生命的狂情了。當我的手離開那塊地方時，我抬頭我便看見那烈文的臉影出現在我的房前。

她像沒有什麼不安似的收檢了盤具，拉着小提籃，下樓去了。

這裏有過傾刻的幸福的樓上，剩下了暴撼着狂情的一個我了。我看她背了我的房門，那一副自然的安閑的無關痛癢的笑臉。我的心却從勇敢的高潮中突邁起來了。我的理知，被勇敢看守着，囚於情狂的牢中了。烈文的誠懇的吩咐我時的臉影，也就擯棄開來。我知道的是一張紫唇的

嘴，咬着另一張櫻唇的嘴，熱辣溫馨的幸福的味兒，這時也浸透了我的心。我企候那一瞬暴撼生命的情愛。

這屈原的忌節，很快地狂情的震撼中過去白天了。到夜晚，在人家的對俗節的狂歡中，我坐下飯棹，瑋瑋，她的媽，她的嫂，她孀母，堂嫂七八人的繞在其的左右。她們的家庭間，原有的歡樂，在嘩笑裏輕輕和出。和我雖也是在晃動着眉梢，牽惹起酒渦的笑着，談着。然而一點孤零的哀情，却就把我在喜氣中拖了出來。我於是恍然的看到我那抓不回來的過去，那些過去中的歡愛又和熱情。我看到那些灰頹的廿四年的生活長影，我看見面對着我的不幸的將來命運的巨魔，我於是沉落了心坎了。

盈虛的綠酒，從舌根潛入了喉管。

『興緻很好飲多點』我開口說。

『對的！一年一節，該耍歡樂點』。禧齡太太也這未說。

過去的殘情，濃烈地在心頭跟着綠酒的增加，而積疊得好高好高了。我想些酒，是能消蝕我的苦情。我想不到其他，我看對那個側座的美影，我看對了我的酒盅，啾啾的飲下去，飲下去吧！

畢竟是自己的生的躍動，敵不住酒的攻侵了。起先，

是兩腳漸漸癱瘓下來，兩個眼睛也徐徐地花迷下來。那盞洋磁燈罩內的燈穗，在眼前飄浮着，像睡蓮在月光中漾動。側座的美影，周圍的臉子，檯上的盤具，一件一件的魔了似的移動起來，扭動着腰體，在沒有格就的圈子裏，舞躍了。自己的舌苔，也不能依照自己的說話，而硬彊了。要說的滾到喉頭，堆着積沒有能力爬出來。自己揉自己的肌肉，也感不到痛楚。兩腿，雞皮地拘攣起來呼吸也促短了。眼臉也沉重了。

我完全醉了。我恍惚一切，我淒清一切，心靈只有一點點的清醒。

再舉起酒盅，一口又是三盅。

『駱先生夠了嗎？』禧齡太太說。

『媽，他醉了。』瑋瑋說。

『密絲莊我沒有醉。』

瑋瑋大約聽到我說「密絲」兩字吧，她掩着嘴咬着上唇笑了一下。她的臉子，忽的也青了也小了下來。她顫動。影子，像楊花梢頭的嫩風，蕩着她一樣，她是美更豔了着

『用飯吧！』悞文嫂端過一碗白飯。

『我沒有醉，我還要飲三盅。』

『沒有酒了，明早來吧？』

我失去了支持我的身體氣力了。我的呼吸更加窒迫了。我坐着幾乎要倒下去。我左手扶着梓綠，右手扶着橙板，糊塗地我狂呼了：

『酒入愁腸……』。

『駱先生，床上歇歇吧』。

『唉！抽刀哪……斷水？』

『媽，他醉得不像樣』。

『哈哈』我祇有笑。

於是，在酩酊的臃腫中，我的周圍的人，都立了起來。小孩子在笑，老婦人也笑，禱齡太太也笑，我難再開眼了。我鎖緊了光明。我低低地呼喚。

『You Love我』。

『說什麼』？她的伯母說。

『他說，要糖水』。

我覺得好笑。立了起來。七斜八擠走了兩步，她的伯母和愕文嫂突然握我的手。我失了自主，任人家拖着，沉重的脚，隨着她們穿出廳門，橫着走廊，扶我上樓去。我知道她們扶我到床上，並且放下我的帳子，一陣，人兒走完了。我耐不心頭的寂寞，我熬不下醉中的烈熱，我又摸下樓，摸到她的房前，摸到中廳的側面，我到那裏更停了

步了。原來我已經拖不起兩腳，跟着我倚到壁上，我漸漸地立不住，漸漸蹲下去，倒臥在地上了。

『密絲莊You Must Loveme』

於是，我的周圍又來了許多人。我蜷曲着像個刑場上的叛徒。像條餓狗。

『啊，駱哪？……』

這不是親切的呼喚嗎？

我又被扶起來了。然而，我不能走步了。我被挾着似的蹣跚地走着。就開始吐嘔了。嘔到了她的房前，我忽然開了眼，看到她房中的燈光，我失了什麼似的閉緊了眼。啊的一聲就哭了出來。而且走了三步後，我也不能移動了。於是在眼淚中失去了一切的知覺。